

明代劉定之圖書《易》學研究

陳睿宏*

〔摘要〕

劉定之肯定《易》先有圖形，而後有彖辭，仿朱熹《周易本義》之形式，將先後天《易》說諸圖釋，列於《周易》經傳之先，另立六十四卦卦爻辭與《易傳》之圖釋，為繼南宋鄭東卿構制六十四卦圖說以來，再次圖說六十四卦者；鄭氏好言象數，而劉氏綜衍圖釋六爻大義，推明一卦之義。同時藉紬繹《彖傳》意旨與兼採程、朱之法，立卦德、卦象、卦體與卦變之義法，本於因循《說卦》基本的卦德與卦象，絕不繁衍增象；而又關注陰陽剛柔的爻位爻象之用，終主於義理教化之詮義，多有可觀者。本文主要以劉定之《周易圖釋》為主體，針對其先後天圖說，與其圖釋六十四卦的詮義，理解其圖說之重要內涵，以及《易》學之時代意義。

關鍵詞：劉定之、周易圖釋、明代易學、先後天易、程朱易學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一、前言

宋代《易》學開啟圖式化之構說，肇發於陳搏（872-989）一系劉牧（1011-1064）、邵雍（1011-1077）、周敦頤（1017-1073）等圖說主張，錯綜象數與義理思想，構制宇宙圖式諸哲理性之認識，自此以降為宋明《易》學家普遍關懷與運用的認識內容。明代承繼衍制圖說之情形，極為普遍與多元。在多數的《易》著中，學者好言圖說思想，所涉之領域，包括如對陳搏一系「河洛」、「先後天」、「太極圖」等之衍說，如對朱熹（1130-1200）《周易本義》與同蔡元定（1135-1198）所著《易學啟蒙》圖說之再詮釋與辨證，又如擬《易》與會通《易》說的《太玄》詮義、《潛虛》與《範》數等之輯承與擴制，又如《周易》經傳象數與義理思想的構圖申義者，再如律呂、音韻、數理等數術之法的圖制衍義者，其多元龐富之情形，似乎已超越宋、元學者所著，在圖書之學的發展歷程中，為一重要的繼往開來之圖學發展重要年代，在《易》學史上有其重要之學術意義，為一值得開闢的時代《易》學論題；確立有關發展的實況與重要取向，以及揀選重要之圖書《易》著，梳理其實質內容與有關圖說譜系，以及《易》學史之影響與定位。其中，劉定之（1409-1469）的圖釋《易》說，為一另類的典型代表，尤其採取圖釋六十四卦，為少有的圖式構說者。

考索現存明代的有關論著，如《四庫》館臣輯制明代《易》家論著共 24 家，雖特別排斥所謂「《易》外別傳」的圖說，但在此有關論著中，包括胡廣（1369-1418）、蔡清（1453-1508）、韓邦奇（1479-1555）、林希元（1481-1565）、胡居仁（1434-1484）、來知德（1526-1604）、錢一本（1539-1610）、黃道周（1585-1646）、張次仲（1589-1676）、倪元璐（1593-1644）、何楷（1594-1645）、董守諭（1596-1665）等 12 家，仍見輯制圖說者，尤其承衍朱熹所關注者。另外，從《四庫存目》所列，廣泛蒐考現存論著，可見圖說者，不下 60 餘家，所涉圖說之內容，尤為宏富多元。具體彙檢考實今存明代圖說數量概況，見文末附表 1 所示。¹在明代的《易》家圖

¹ 有關明代的圖書之學，徐芹庭列述 30 餘家，許秀貞則統計列出 70 家。參見徐芹庭：《易學源流》（臺北：國立編譯館，1987 年，初版），頁 895-916；又見徐芹庭：《易圖源流》（北京：中國書店，2008 年，1 版 1 刷），頁 409-562；又見許秀貞：《明代易學著述考》（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頁 136。實際考索《四庫存目》現存之明代《易》學家論著，實際從諸叢書之收錄，考檢涉言圖說者，確實不下 60 餘家、近 80 部論著，詳見附表 1 所示。

說中，劉定之《周易圖釋》不論質與量，並有可觀者；創新構制六十四卦卦爻義圖式與《易傳》圖說，卻為學者忽略而少關注，從圖書《易》學史的視域言之，劉氏《易》學有其重要的地位，為值得研究耙梳之對象。

劉定之字主靜，號呆齋，江西永新人，會試第一，正統丙辰（1436）舉進士。歷官編修、洗馬、通政司左參議、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入直文淵閣、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禮部左侍郎；年 61 卒，追贈禮部尚書，諡號文安。「謙恭質直，以文學名一時」，為人質樸端雅，行誼正直，學問淵博，善於詩文，專於論《易》。著存《周易圖釋》12 卷、《否泰錄》1 卷、《宋論》3 卷、《呆齋集》45 卷、《文安策略》10 卷、《詩集》、《永新人物志》、《璽辨》、《代祀錄》等，均收錄於《呆齋翁存稿》中。²劉氏《周易圖釋》近百幅圖式，朱彝尊以「未見」標注，未述其概要，³徐芹庭《易圖源流》亦未察實，定為佚書。⁴晚近就其《易》說之研究，僅郭彧《易圖講座》略述其圖要。另有眭永頌、韓慧玲、陸宗潤、李子雄等人之研究，主要就其史論而述，與《易》無涉。⁵

劉氏《周易圖釋》12 卷，⁶制圖近百幅，《四庫提要》強調其重於闡明爻義，

² 劉定之生平事蹟，主要見於《明史》之本傳。見〔清〕張玉書、〔清〕王鴻緒、〔清〕張廷玉等：《明史·劉定之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176，頁 4691-4697。又見〔明〕李賢等：《明一統志·吉安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7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56，頁 154；又見〔清〕陶成等編纂：《江西通志·人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1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78，頁 670。《明通鑑》多記其行誼，《吉安府志》亦有其小傳。有關其論著之記載，並可參見《明史·藝文志》、紀昀等纂《欽定續通志》卷 156、158、162、163，以及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 15。眭永頌論及江西永新發現手抄《呆齋翁存稿》24 卷，《呆齋翁前稿》10 卷，《呆齋翁續稿》5 卷等三著。見眭永頌：〈親見明劉定之遺稿《呆齋翁存稿》〉，《文獻》第 3 期（1991 年 10 月），頁 35。

³ 〔清〕朱彝尊：《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 49，頁 273。

⁴ 徐芹庭：《易圖源流》，頁 562。

⁵ 眭永頌：〈親見明劉定之遺稿《呆齋翁存稿》〉，頁 35。又見韓慧玲：〈劉定之《否泰錄》的史料價值及其局限性〉，《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5 期，頁 10-13。又見陸宗潤：〈裝潢聖手劉定——從吳湖帆等合作《劉定之像》談起〉，《中國書畫》2016 年第 3 期，頁 122-125。又見李子雄：《劉定之《宋論》研究》（石家莊：河北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20 年）。

⁶ 劉定之《周易圖釋》現行之主要版本，為乾隆二十八年崇恩閣藏版之重鐫本，今流傳所見皆為此本。有北京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之藏本，又有影印收錄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

即構築一卦六爻之要旨綱領，《四庫全書總目》對該著內容作介紹，云：

卷首列先天、後天諸圖，率同《本義》，惟不列〈卦變圖〉，蓋卦變之說，從程子不從朱子；亦不列〈河圖〉、〈洛書〉，蓋其說皆由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互推，不甚用奇偶方位。其〈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圖〉下註云：此圖二經十傳，皆無明文可見。……邵子始復取歸於《易》，程子與之同時，而於《易傳》向置之不論，豈未嘗得見此於邵子歟？……上經、下經每卦六爻，各總為一圖，各以儷偶之詞括其爻義，左右上下以次排列，而以墨線分合交貫之。⁷

依朱子《本義》之作，書前列圖式，惟僅列「先後天」諸圖，至若「河洛」圖說，以本《易傳》太極生次的八卦生成概念而成，故不列圖說。卦變圖式亦不列，乃不主朱熹之說，採程頤（1033-1107）乾坤生六子之法，故亦不列。經傳釋義以圖式陳說，六十四卦卦爻述義，淪肌浹髓於程、朱之說，並有創發，構制圖釋，義理為尚，為繼南宋鄭東卿（1137 年《易》作自序）之後，前人所未有圖說六十四卦者。有關先天圖說，雖與朱子多有相涉，實本於邵雍所傳。《易傳》並皆以圖釋述義，《彖傳》以卦德、卦象、卦體、卦變等義法，圖列述明其實。〈大象傳〉會通《大學》而構圖表義，〈小象傳〉則列制韻圖，少見思想之義。《文言》、《繫傳》、《說卦》與《序卦》，皆以圖式之簡要述義。《雜卦傳》則未制圖說。

劉氏《周易圖釋》序文提及石潭先生的遺示，強調《易》義之純熟透悟，聖

庫全書》第 5 冊中，亦有收於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 冊中。本文採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八年重鐫劉氏刻本）。《周易圖釋》歷傳之說，並有稱「《易經圖釋》」者，本文統一採《周易圖釋》之名。劉氏《周易圖釋》12 卷，最重要之內容，為卷前之先後天圖說，以及卷 1-2 的上下經圖釋，另《易傳》圖說，分布於 10 卷圖釋之中。其中卷 5〈大象傳〉方面，強架《大學》之要於《象傳》篇章；又，卷 6〈小象傳〉以聲韻相推。此二卷之內容，基於主體內容詮釋與核心義理思想之文獻運用的考量，不作進一步的討論。又，卷 12《雜卦傳》方面，僅列傳文，未作任何圖釋之說，故未作文獻之取用。

⁷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7，頁 166-167。

典固立於胸臆之中，而能顯見「圖書」之象，⁸即藉圖式結構的學殖構制，《易》之大義已明白昭著。劉定之好以圖式解說《易》義，源自家學舊法，父親石潭先生劉髦（1373-1445），專擅於述《易》，著《石潭易傳撮要》，⁹程頤《伊川易傳》之撮義，以及圖式解《易》之法，成為劉定之所仿倣承說者。

其再序之文，云：

家君以《易》誨我，不肖自少至長，今年二十有七矣，而不能有所真知灼見，雖《易》道難窮，亦才之不逮人也。故每過庭之餘，輒取所領悟者，圖而釋之，以為強學之拙策；積藁既久，不欲廢棄。壬子歲，退自江右，授徒汶水；癸丑寓邑東郭，乙卯移寓老氏所居端威閣。數載間，以家君之命，分來從學者，有長弟寅之，及士友數人，出此舊藁，以資講貫，遂彙集成帙。¹⁰

劉定之自小從學於家父劉髦，每就所識所悟者，轉以自為理解之己說，採圖釋之方式，進行《易》道之記誦與詮解；其後自有來學者，包括其弟劉寅之（1416-？）與諸友人，輒將積累的圖釋舊稿，彙編成冊，既為劉氏《易》學論著之代表，又為其講學之重要材料。其治經積學之經歷，當循其父之說，並深受直接的影響，尤其是《易》學方面。劉氏《易》學之重要代表作《周易圖釋》，傳至其九世孫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鳩刻付梓，褒述此著再現，「郡邑名人學士，過宅索閱，莫不拍案驚駭」，讚頌為「聖學金針，治世津梁」，期待能夠「速剖剖剗，以法當時，以傳後世」。¹¹劉髦《易》著撮取程子之要義，而劉定之當多有承緒，其自序言「傳義而或曲暢程、朱之牴牾者，不敢為佞而寧為忠，不能識大而猶識小

⁸ 見〔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易經圖釋序》，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頁624。

⁹ 《明一統志》云：「劉髦，永新人，永樂戊子鄉試，易魁後不果仕，教授鄉閭，學博行莊，不干仕進，事母以孝稱，鄉人化其德，所著有《易傳撮要》、《脩身箴》、《覆瓿集》。少師楊士奇重其篤學，以子貴贈司經局洗馬。」劉髦，字孟恂，世稱石潭先生，不仕，一生以鄉里教授為業，弟子甚眾。見〔明〕李賢等：《明一統志·吉安府》，卷56，頁152；又見〔明〕凌迪知：《萬姓統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5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60，頁685；又見〔清〕陶成等編纂：《江西通志·人物》，卷77，頁658-659。

¹⁰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圖釋自序》，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頁625。

¹¹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後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頁626。

之意也」。主於程、朱，又當特重程子之說，雖不敢佞逆其意，卻又就二家牴牾者，抉識已辨之用。同時，經傳之詮義，採取圖釋方式，強調「《易》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取圖釋之法，「圖括其總」，¹²求其聖典要略之功。

劉氏自序「《易》先有圖，而後有辭」，則以先後天諸圖列於《周易》經傳之先，另立六十四卦卦爻辭與《易傳》之圖釋，《四庫提要》並認為其多數圖義，「大旨在標六爻之義」，¹³即綜衍六爻大義，推明一卦之義。同時藉紬繹《彖傳》意旨與兼採程、朱之法，立卦德、卦象、卦體與卦變之義法，本於因循《說卦》基本的卦德與卦象，絕不繁衍增象；而又關注陰陽剛柔的爻位爻象之用，終主於義理教化之詮義，多有可觀者。因此，本文主要以劉定之《周易圖釋》為主體，針對其先後天圖說，與其圖釋六十四卦的詮義，理解其圖說之重要內涵，以及《易》學之時代意義。

二、伏羲先天圖說辯義

劉定之接受〈河圖〉、〈洛書〉與「先天」、「後天」圖說的存在，云：

蓋《易》先有圖而後有辭，河出龍，洛出龜，天所圖也；義先天、文後天，聖所圖也，故列于經傳之先。¹⁴

〈河圖〉與〈洛書〉為天之為圖，自然運化自成之道，不待聖王已固存，而先、後天圖式，則為伏羲與文王之聖王依此自然之道所制，並仿朱熹《周易本義》之體例，於《周易》經傳之前，輯列諸圖。然而，劉氏所輯，僅列先後天圖說，似乎認為〈河圖〉與〈洛書〉既為天所為圖，固無具體制式化的圖式可以見傳，而先後天圖說，已屬《周易》經傳形成前的固定制式者，故當列於經傳之先。輯收

¹² 諸括弧引文，見〔明〕劉定之：《周易圖釋·圖釋自序》，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頁625。劉定之《周易圖釋》自序，其時為宣德十年（1435）仲春，正即序文首言年屆27歲，此時其父尚在世。

¹³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冊，卷7，頁166-167。

¹⁴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圖釋自序》，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頁625。

於《易》著之前，先後天之圖式共八帙，其中先天圖式六、後天二，明顯關注於先天方面，與歷來傳衍之偏重同。劉氏並認為，諸圖原本失傳，而「異端方士秘識」而存，至邵雍再歸於《易》之實然；同時質疑程頤論《易》未論有關圖說，或當未見邵子諸圖，一直至朱子才得以「冠於篇端，發明詳盡」，「《易》之本原，始可得而見云」。¹⁵肯定先後天圖說存在的事實，則於經傳之說前，當置諸圖，申明先後天之分別。有關先天之圖式，包括六十四卦與八卦之構圖，劉氏並進行辨說。

（一）伏羲六十四卦圓圖

經傳之前，劉定之仿朱熹列八圖式，其首圖為〈伏羲六十四卦圓圖〉（見圖1）。¹⁶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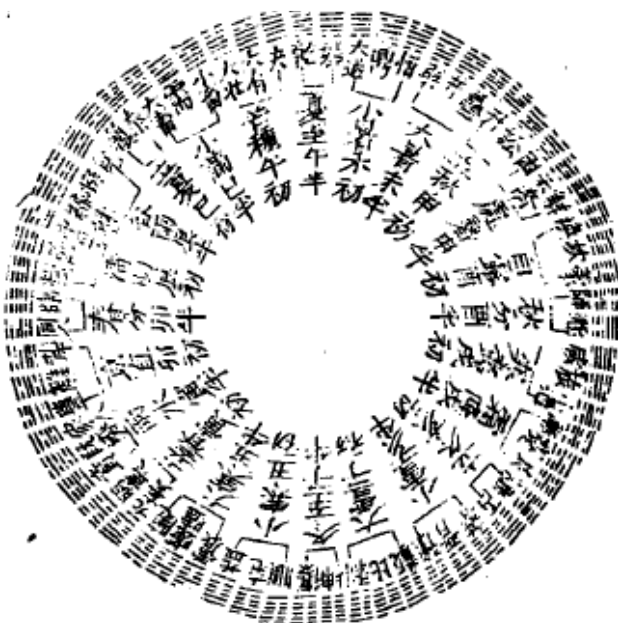


圖1 伏羲六十四卦圓圖

¹⁵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頁632。

¹⁶ 同前註，頁628。

《傳》曰「八卦相錯」。此圓圖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于午中；陰生于午中，極于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畫，故為冬至、小滿後；陰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而成一畫，故為夏至。陽積六畫而為乾，乾當四月，其中氣謂之小滿者，滿不可大也，大則亢矣。積陰六畫而為坤，坤當十月，謂之陽月者，陽不可無也。無陽則純陰用事矣。國家欲長治而不亂者，其思戒盈滿乎，其思崇陽而抑陰乎。¹⁷

又云：

〈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且日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自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三十日也。¹⁸

此一圖說有幾個重要意涵：

其一、八個先天、後天圖式中，〈伏羲六十四卦圓圖〉未取朱熹之原圖，¹⁹朱熹並無此圖式；餘七圖則與朱熹所列相近，名稱亦近。以六十四卦配應二十四節氣與十二月，採同於漢儒卦氣之法，說明六十四卦的氣化流行之道。卦氣固為漢儒所倡，然邵雍接受揚雄（53B.C.-18）《太玄》思想，構築伏羲先天六十四，結合卦氣而論，合於漢儒的卦氣之說，惟其先天之卦序，與漢儒傳統卦序不同。劉定之之圖說，正凸顯邵雍先天六十四卦的卦氣觀點，也認同卦氣說早見於伏羲之述。

其二、結合卦氣構立圖說，近於朱震（1072-1138）《上漢易傳》所輯〈乾坤交錯成六十四卦圖〉，然六十四卦順序與朱震關注的漢儒六十四卦序列主張不同；

¹⁷ 同前註。

¹⁸ 同前註。文中出現「□」者，為文本模糊難考其實者。

¹⁹ 朱熹將六十四卦之方圖與圓圖合為一圖，稱〈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圖中並未配用節氣。
〔宋〕朱熹：《周易本義·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630-631。

朱震強調乾坤交錯、八卦生成與六十四卦布列之說，與劉定之取《易傳》「八卦相錯」之立意相近。²⁰藉八卦之交錯形成六十四卦的布列，不論朱震之列圖，或以邵雍為主的〈先天圖〉之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的布列，皆肯定乾坤生六子以至六十四卦布列的交錯思想。取《易傳》「八卦相錯」述明邵雍的先天圖說，確立《易傳》所述作為先天之學的根本理解依據。

其三、有關邵雍〈先天圖〉的六十四卦序列模式，結合二十四節氣等卦氣圖說，王湜（1159年進士）《易原》所輯〈先天圖〉，亦採方圓合圖，增加春、夏、秋、冬四季標列之說，亦即認同四時的節氣變化。²¹又，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輯制〈伏羲六十四卦節氣圖〉（見圖2）同取二十四卦氣之說，²²此當為劉定之所本者。乾、坤、坎、離的陰陽氣化，以及與十二地支的布列，其引述「乾盡午中，坤盡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一文，即原本於朱熹《周易本義》之說；²³朱熹理解邵雍先天之學，仍依邵雍所論，取卦氣述義，同時期的蔡元定亦同。邵雍以卦氣立說，後之學者本此詮說，又如張行成（1131-1137年進士）《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與《易通變》，詳本原說。²⁴又，稅與權（?-?）《易學啟蒙小傳》輯制〈先天圖〉，乾位「夏至午中」、坤位「冬至子中」、坎位「秋分酉中」、離位「春分卯中」之義，²⁵同於邵雍的時空變化思想主張。

²⁰ 朱震輯〈乾坤交錯成六十四卦圖〉，特別取荀爽之言申明六十四卦卦氣之義。見〔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中，頁328。

²¹ 〔宋〕王湜：《易原》，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672。

²² 〔宋〕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658。

²³ 參見〔宋〕朱熹：《周易本義·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頁631。

²⁴ 見〔宋〕張行成：《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4，頁101；又見〔宋〕張行成：《易通變》，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31，頁601-603。

²⁵ 〔宋〕稅與權：《易學啟蒙小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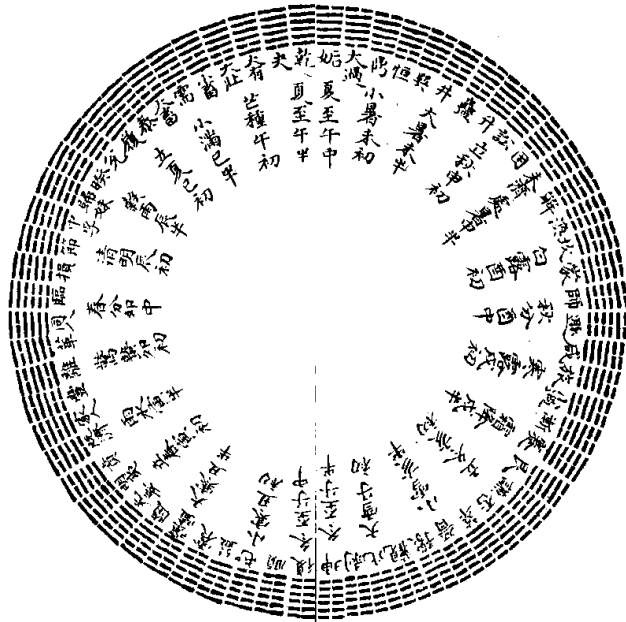


圖 2 伏羲六十四卦節氣圖

其四、以陰陽節候之說，述明伏羲六十四卦之布列，正說明邵雍立說之時空存在的重要意義，「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陽氣極於南，陰氣極於北，背後隱含十二消息卦的概念，所以「乾當四月」，正夏至節氣，「坤當十月」，正處冬至。乾、坤立處子午，坎、離則分列酉與卯，四正立位，同於《周易參同契》與虞翻（164-233）月體納甲之說，天地合日月的宇宙圖式，除了強調「日月為易」的基本主張，也藉以說明八卦合月相之變化。伏羲的六十四卦布列，正表現六十四卦作為陰陽氣化流行的有序轉變，亦即時空的自然變化規則，也正如邵雍《皇極經世書》的元會運世之推衍。劉定之圖式輯說，尤能代表邵雍成卦之主張，與其先天合卦氣之思想，具體相契符應，並可以彌補朱熹《周易本義》之不足。

（二）伏羲八卦圖式

〈伏羲六十四卦圓圖〉之後，緊接〈伏羲八卦圓圖〉、〈伏羲先天八卦次序

圖》、〈伏羲先天八卦方位圖〉諸圖，見圖 3 至 5。²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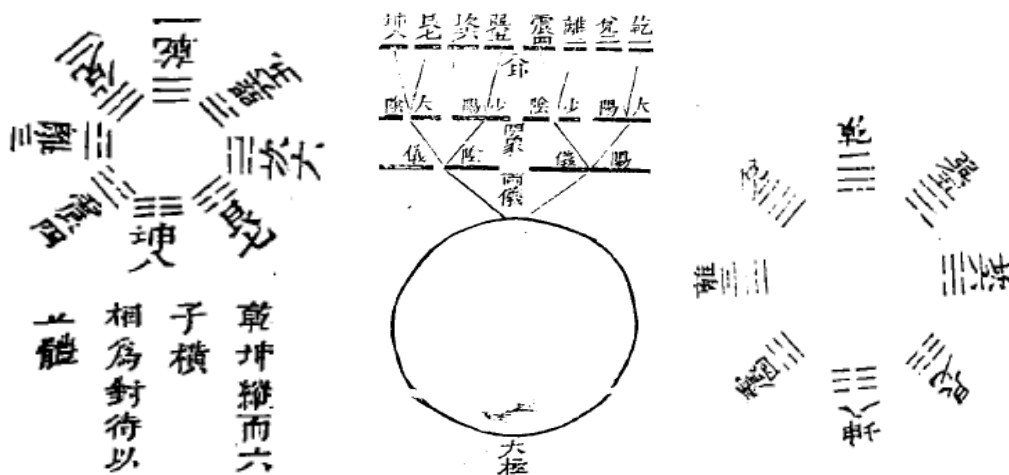


圖 3 伏羲八卦圓圖

圖 4 伏羲先天八卦次序圖

圖 5 伏羲先天八卦方位圖

1. 〈伏羲八卦圓圖〉，朱熹稱〈伏羲八卦方位圖〉。劉定之並取《說卦》所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說明伏羲立八卦圖式之主要依據，同於朱熹之說，然劉氏尤其詳要說明圖式的重要蘊義，為朱熹所無者，即對朱熹的延伸補述，不離邵雍之本義。

《說卦》的八卦立位，為邵雍先天之學所本者，亦即邵雍先天八卦圖說的重要觀點，所謂「乾坤縱而六子橫，相為對待以立體」之來源。並釋云：

乾坤定天地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間。天居上，地居下，艮為山，故居西北，兌為澤，故居東南，離為日，故居東，坎為月，故居西，震為雷，居東北，巽為風，居西南。天高地下，日東月西，山起有原，水起有委，春近必雷，秋近必風，自然之體也。²⁷

乾坤為天地上下之定位，餘六子卦橫於左右，各自相對以立自然之體。以數言

²⁶ [明] 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 冊，頁 628-629。

²⁷ 同前註，頁 628。

之，乾一坤八為九，六子卦兩兩相對，兌二艮七亦為九，餘兩兩亦為九。八卦合自然之象，居其宜處之位。此自然運化、自然之立體，劉氏強調非伏羲之圖，即先天本不可為圖，惟伏羲恐無以昭示天下，將不可為圖者，寓於圖式以示意於天下。自然之體，形之於八卦之變，「自震而離而兌而乾，陽之浸也；自巽而坎而艮而坤，陰之浸也」。此先天八卦方位，說明陰陽漸浸之道，一動一靜，一順一逆，即陰陽的自然變化之律則。故云，「先天不可圖也，圖其一陰一陽者」，自然之道本不可為圖，示圖擬取一陰一陽的變化之道，也正如「周子於太極也」。²⁸根柢於陰陽造化之幾，擬取陰陽、八卦之象，建立觀象之默契規則，體察自然之道，使先天之學有可觀者，此聖人深意所在。

陰陽之造化，即四時之推衍，先天八卦便顯其義，劉氏釋說《說卦》「天地定位」章，構制圖式（見圖 6）以明對待、相錯與交易之義，「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²⁹既是先天八卦之相錯，也是其兩兩的卦象對待，又即卦體的交易，並確定其往來順逆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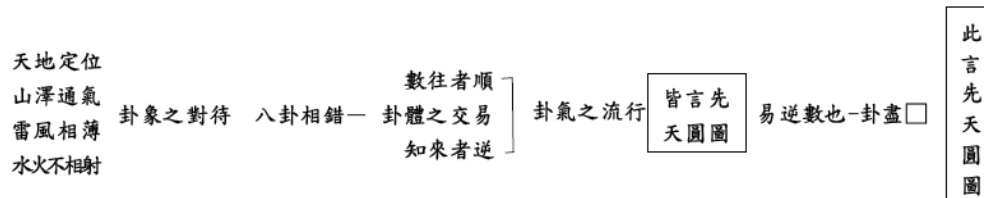


圖 6 先天八卦對待流行與交易之變圖

2. 〈伏羲先天八卦次序圖〉，近於朱熹所輯〈伏羲八卦次序圖〉（見圖 7），³⁰圖式稍異，表意則同。

²⁸ 同前註。

²⁹ 見〔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 冊，卷 10，頁 703。原圖直式結構，文字模糊，本文有關圖式，改採橫式呈現，內容同於原圖。原圖無圖名，此處依內容而立圖名。後文諸橫式圖式，皆自繪改制者，不再注明。

³⁰ 〔宋〕朱熹：《周易本義·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 冊，頁 6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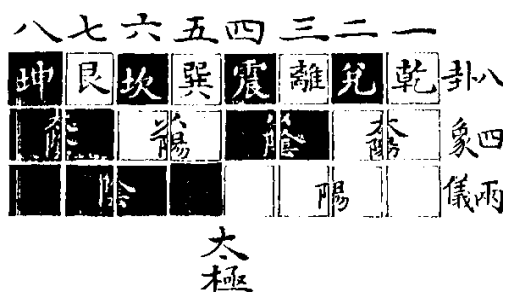


圖 7 伏羲八卦次序圖

劉定之云：

按先天之圖，橫者畫而有漸，圓者動而不息，方者靜而當。其圓在外，意渾天之象乎；其方在中，意地維之位乎。蓋九天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包地外，地在中，故方圖在圓圖中耳。朱子嘗欲從圓圖中，方圖以列於外，庶圓圖虛中以象太極。今方圖各列圖外，亦倣朱子意也。邵子曰：先天之學，心也；圖皆自中起，萬事萬化生於心也。³¹

邵雍〈先天圖〉說明太極氣化的生卦推衍，陰陽加一倍擴展有漸，成其乾一至坤八的八卦有序之橫圖。氣化成形，天之氣化，為圓以動健不息的「渾天之象」，清輕向上在外；地之氣化，為方以靜順的宜其覆載萬有之所當，濁重下沈在內，則「天包地外，地在中」，以圖列位，方圖固在圓圖之中。此觀點同朱熹所謂「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之說。³²劉定之並指出，朱熹曾欲將方圓置於圓圖之外，所關注者，乃圓圖之虛中，即象徵太極，太極虛中為自然氣化之極，四方萬有由是以生。故劉氏採取不同於朱熹橫圖形式的〈伏羲先天八卦次序圖〉，即有仿於朱子之意；亦即此一圖式，主要凸顯太極渾沌圓動不息之狀，同於天之圓動，居中位內（下），始於中而動形於外，萬有皆包蘊其中，故既天圓在外而包地方之內，又以中之始生而外布四方。太極作為渾沌未分之氣，即含天道之陰陽二者，為一切之根源，為一切之中心，故合

³¹〔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頁629。

³²〔宋〕朱熹：《周易本義·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頁631。

邵雍「先天之學，心也」之認識，以心為中，則圖皆從中而起，亦即生成八卦的初始太極的「圓」以形渾沌之狀，為心為中，則萬物萬化皆生於心，既是氣化之原始，又是覺知之源。

此圖劉氏指出即一般學者所稱的〈先天八卦次序圖〉，並可稱為〈先天八卦橫圖〉，即朱熹以「橫圖」稱呼。邵雍以伏羲此圖為「先天《易》」，而文王之圖為「後天《易》」，「其理有體用之殊」，³³即以先天為體，後天為用。

3. 〈伏羲先天八卦方位圖〉，即朱熹所謂之〈伏羲八卦方位圖〉，朱熹並以《說卦》「天地定位」（第三章）一文，作為邵雍立說之依據。³⁴劉氏並云諸儒亦有稱〈先天八卦圓圖〉。並指邵雍倡此卦說，除了朱熹所言《說卦》第三章外，包括第四章「雷以動之」文，與第六章「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文所記者。³⁵劉氏所指，確實可以將「天地定位」章與後此二章連說；邵雍確就「天地定位」一章作為其先天之說的基礎，而第四、六章，亦可並述。

有關《說卦》「雷以動之」一章，劉氏並制圖說明（見圖8）。³⁶八卦合四時之變，震雷與巽風，即言春之所以生；坎雨與離日，即夏之所以長；艮止與兌說，即秋之所以遂；乾君坤藏，即冬之所以成。

³³〔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頁629。

³⁴〔宋〕朱熹：《周易本義·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頁629。

³⁵《說卦》二文，參見〔宋〕朱熹：《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卷10，頁695-696。

³⁶〔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10，頁703。有關〈先天八卦對待相錯與交易之變圖〉與〈八卦四時之變圖〉，劉氏並未定圖名，此依內容而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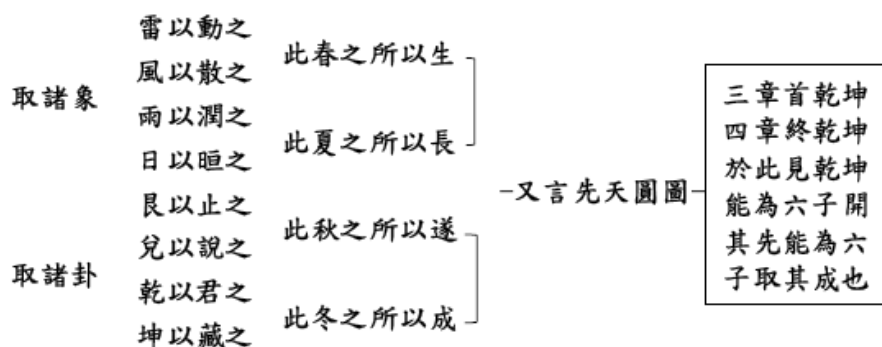


圖 8 八卦四時之變圖

胡一桂（1247-？）曾就邵雍言先天之學為心法，特別取「天地定位」章與「雷以動之」章等二章作為主要觀點之論據。同時確指「天地定位」章為先天之圓圖，八卦之動行，天地之定位，「乾坤從南北之中起；山澤通氣，則艮居坤之右，兌居乾之左；雷風相薄，則震居坤之左，巽居乾之右；水火不相射，則坎居正西，離居正東，是起南北之中，而分於東西也」。此說法與前述劉氏〈伏羲八卦圓圖〉之說相近。至於「雷以動之」一章，胡一桂則視之為方圖之說，所謂「震巽自圖之中起，雨以潤之，則坎次巽，日以烜之，則離次震，艮以止之，則艮次坎，兌以說之，則兌次離，乾以君之，則乾次兌，坤以藏之，則坤次艮。亦起圖之中，而達乎西北東南也」。³⁷六十四卦方圖布列，連西北、東南一線，為八卦之主體分布，乾居西北、坤居東南之隅，震巽則處中心之位。不論圓圖或方圖，實際上確實可透過《說卦》此兩章進行闡述，而此兩章，亦確為邵氏先天心法之鑰。至於劉氏增列的第六章，與第四章同義，為第四章的衍說，故同屬於對先天方圖之詮解。劉氏試圖為有關圖說找尋完整的文獻依據，而見存於《易傳》，反映出藉《易傳》理解《周易》、理解邵雍先天《易》學的方法與重要脈絡。

（三）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次序與方位圖式

劉定之輯列邵雍構說先天六十四卦之次序與方位之圖式，即〈伏羲先天六十

³⁷〔元〕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上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212。

四卦次序圖》（見圖 9）與《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圖》（見圖 10）。³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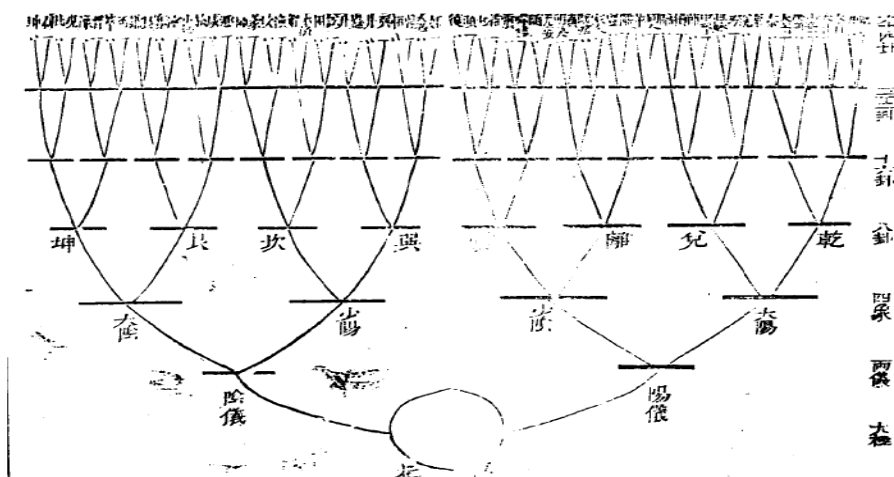


圖 9 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次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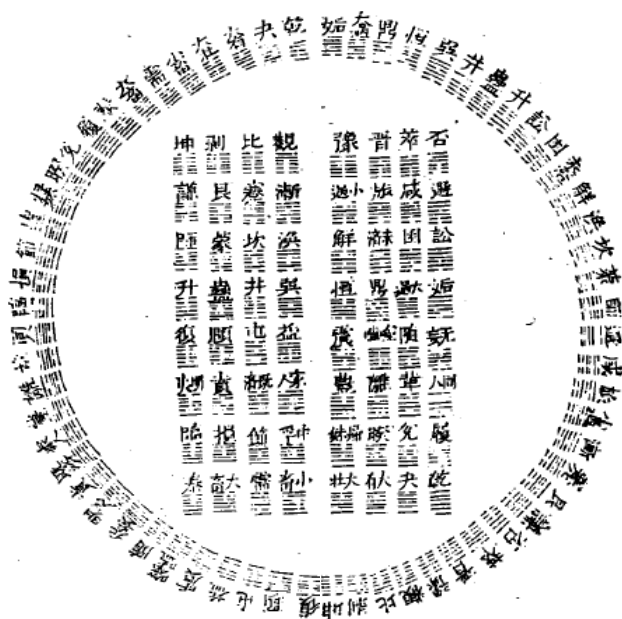


圖 10 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圖

³⁸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頁630-631。

1. 此圖劉氏認為諸儒稱之為〈先天六十四卦次序圖〉，亦稱〈先天六十四卦橫圖〉。³⁹形式上即同於朱熹〈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之六十四卦橫圖之布列；朱熹並為此圖找尋理論之依據，認為邵雍取加一倍之法而成之六十四卦，即本於《繫辭傳》「八卦成列」一文的八卦次序之說所構成，推衍為《繫辭傳》「因而重之」一文所述之六十四卦的布列。⁴⁰然此圖說之文獻依據，劉氏認為「見《繫辭傳下》第一章、第十章，《說卦》第二章」，⁴¹較朱熹尤詳。

《繫辭傳下》「八卦成列」文為第一章，即依朱熹之分章，⁴²用以釋說先天八卦之次序，與重而為六十四卦之序列。細究先天六十四卦之形成，並非如《繫辭傳》所云八卦的相重而成者，而是取邵雍加一倍法的陰陽生衍有道之成卦，不論朱熹或劉定之，乃至歷來諸多學者所認定邵雍之說為相重而成之六十四卦。雖然劉定之沒有進一步的申說，但確指八卦的成列立象，其序為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為陰陽推衍變化的結果。推衍重卦，一卦六爻，爻顯陰陽之變，便在一卦六位之中。陰陽剛柔的不斷推變，展現陰陽的無時不已的交感變動。卦爻趨時之變，以通萬物之情；此陰陽變化之道，萬物因此真正以為常則，吉凶彼此相勝，亦即天地、日月之道，示明其為正之一理。此又即為乾坤之健順，示人以易簡。劉氏明立此文，除了確立陰陽剛柔的變化之道，八卦依序列外，也強調乾坤於此陰陽流行變化中的主要地位，以及成物變動的必然性，乃至坎離所代表的日月之道，所以前述卦氣之配應，並有「日月為易」與月體納甲之合說。

又，《繫辭傳下》第十章，云「《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文，⁴³此文述明邵雍所強調的先天之六爻成卦的三才之道，亦本於《皇極經世書》所謂「一役二以生三，三去其一則二也；三生九，九去其一則八也」之義。正如張行成之述，「一役二以生三，去一則二者，太極生兩儀，兩儀見而太極隱」；兩儀定位，即天地定位，天地合人，人在天地之中，故以位言之，「上乾下坤，人為虛位」，對應於數，則「一奇二偶，

³⁹ 同前註，頁 630。

⁴⁰ [宋]朱熹：《周易本義·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 冊，頁 629。

⁴¹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 冊，頁 630。

⁴² [宋]朱熹：《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 冊，卷 8，頁 687。

⁴³ 同前註，頁 690-691。

三為真數也」。進一步推衍，「三生九，九去一則八，去三則六」，八卦應其八位，中五象徵太極；又，六即六爻，又合「兼三才而兩之」之義。⁴⁴三才之道，即變動之道，又即爻處陰陽之位的吉凶變化。此文正說明先天之學合太極生衍陰陽之變，八卦立位，以至六爻之動以三才之道的自然變化本質。此三才之道，自然運用於卦爻釋義之中。

又，《說卦》第二章「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文，⁴⁵劉氏肯定先天六十四卦，本合自然之理、自然之道，而聖人作《易》，即在順此自然的性命之理，即窮理盡性，六位以成章，而自於自然之天命；細言之，陰陽、柔剛、仁義，皆天地人之性，合六爻之位，而其所以然者，即為一理而已。順此性命之理，必就先天六十四卦六爻立位而明。

2. 〈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圖〉，即朱熹所謂之〈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⁴⁶劉氏云：

此圖二經十傳，皆無明文可見。第以理推，則前〈先天六十四卦次序圖〉者，本〈先天八卦次序圖〉，因而重之，兼而兩之。此之〈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圖〉者，本〈先天八卦方位圖〉，因而重之，兼而兩之。其理一貫也。以事考則前後諸圖，皆得自邵子，邵子得自李挺之，挺之得自穆伯長，伯長得自華山希夷先生陳搏圖。⁴⁷

經傳無此圖說，而前述〈先天六十四卦次序圖〉，本於〈先天八卦次序圖〉，而此圖則本於〈先天八卦次序圖〉，為因重兼兩而為六爻卦列。本於朱熹所述的傳衍譜系，有關先天圖說，皆得自邵雍，前溯則歷李挺之（？-1045）、穆修（979-1032），而根於陳搏。此承傳之系譜，實源於朱震之說。⁴⁸

劉氏認為過去學者普遍以為邵雍所謂伏羲之舊圖，「其外者為圓圖，內者為方圖」，其後朱熹移出方圖，而有虛其中之圓圖，此虛中以象太極；不論合二為

⁴⁴〔宋〕張行成：《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卷2，頁78。

⁴⁵〔宋〕朱熹：《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卷10，頁695。

⁴⁶〔宋〕朱熹：《周易本義·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頁630。

⁴⁷〔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頁630。

⁴⁸〔宋〕朱震：《漢上易傳·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冊，頁5。

一，或合一為二之圖，皆無不可，姑且以此圖式作為邵雍所認定的六十四卦合而為一的方位圖。⁴⁹既以方位之圖名之，則說明太極生衍的陰陽推變之自然運化規則，也正如自邵雍以降，包括如朱熹、蔡元定、胡一桂等等諸儒所言，「圓於外者為天，方於內者為地」的六十四卦基本卦位所表徵的自然之道。⁵⁰天道圓顯，以陽氣極於南，即乾天在上為南，陰氣極於北，即坤地在下為北。地方於內，地道右轉，由東北坤位至西南乾位，卦位卦畫配合自然之造化。天道圓圖，其中虛為太極，即邵雍所強調以心為太極之形式表現，同樣地，地道方圖，取震、巽、恆、益四卦，處中央之位，也正說明自然萬物生乎心之象的基本意義；根本邵氏，凸顯邵氏之「心」義，又不離其旨。

三、文王後天圖說辨義

劉定之所輯邵雍的後天八卦圖說，為〈文王後天八卦次序圖〉與〈文王後天八卦方位圖〉，並可包括其釋說《序卦傳》所輯的〈六十四卦卦序圖〉。

（一）文王後天八卦圖說

後天八卦之次序與方位圖式，今傳文獻自朱震以降，每有學者傳述，至朱熹擴大成為普遍討論之議題。劉氏所傳之後天八卦圖式，主要為〈文王後天八卦次序圖〉（圖 11）與〈文王後天八卦方位圖〉（圖 12）。⁵¹

⁴⁹ 括弧引文與有關論述，參見〔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 冊，頁 631。

⁵⁰ 〔元〕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上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 冊，頁 213。

⁵¹ 二圖式見〔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 冊，頁 6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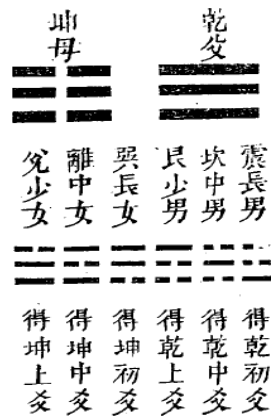


圖 11 文王後天八卦次序圖



圖 12 文王後天八卦方位圖

1. 〈文王後天八卦次序圖〉

圖 11 朱熹名為〈文王八卦次序圖〉，並指出邵雍立圖的文獻依據來自《說卦》。⁵² 劉氏則更具體而詳細的確定，云：

此圖見《繫辭傳下》第六章，《說卦傳》第十章、第十一章。諸儒謂之〈後天八卦次序圖〉，亦謂之〈後天八卦橫圖〉，蓋先後天橫圖，各著夫卦畫之生出，先後天圓圖，各著夫卦氣之流行。既生出以立其體，然後流行以致其用，故先後天三橫圖，在各三圓圖之先云。⁵³

既為邵雍後天圖說找尋明確的理論依據，也為《周易》的八卦序列找到孔門《易傳》的具體認識。《繫辭傳下》第六章以乾、坤作為「《易》之門」文，⁵⁴強調《易》寓於純陽純陰的乾、坤之變，若一闔一闢，作為《易》之門戶。乾以三陽為陽物，坤以三陰為陰物，即三奇與三偶，各三索而為六子卦，重而為六十四卦。乾坤陰陽合德，變化無窮，陰陽合神明之德，顯健順之性，即剛柔之有體，能夠極其至微之理。八卦由乾坤而開展，萬化亦因之而生。

⁵²〔宋〕朱熹：《周易本義·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 冊，頁 632。

⁵³〔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 冊，頁 631。「在各三圓圖之先云」，原作「在在在圓圖之先云」，疑第二「在」字，為「三」之誤，據改。

⁵⁴〔宋〕朱熹：《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 冊，卷 8，頁 689-690。

《說卦》第十章云乾、坤三索得六子之文，⁵⁵父母相交而生六子卦，三子附乎乾，三女附乎坤。此《說卦》之說，與圖式乾坤領六子之制，為明確的契合。乾坤既為生六子之父母卦，並為萬化之源。又《說卦》第十一章云乾坤領三男三女之六子卦，並合自然之象一文，⁵⁶乾坤作為萬化之源，合為八卦，以象萬物之用，芸芸萬象，皆由此而生，芸芸萬象，即為八卦所統；八卦各主其象，各本其性，乃陰陽之分衍，固有其序，則八卦次序，常則不變。此處劉氏特別強調體用之概念，認為橫圖以立其體，而圓圖以致其用，橫圖在先，方圖在後。

2. 〈文王後天八卦方位圖〉

圖 12 朱熹稱〈文王八卦方位圖〉，同樣簡略泛言該圖見《說卦》之說。⁵⁷劉氏則按語明確云：

此圖見〈上經〉坤卦辭，〈下經〉蹇、解卦辭，《說卦傳》第五章、第六章。諸儒謂之〈後天八卦方位圖〉，亦謂之〈後天八卦圖〉。⁵⁸

坤卦卦辭所云者，「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蹇卦卦辭，即「利西南，不利東北」。解卦卦辭，則為「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⁵⁹胡一桂認為《說卦》此二文，因為邵雍所指的文王八卦之說，且坤卦、蹇卦與解卦卦辭亦屬之。⁶⁰從有關圖說的內容取向觀之，劉定之此說，亦當有本於胡氏之言者。

有關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朱熹指出「西南，陰方；東北，陽方」。⁶¹即認同此《易傳》的傳統方位，又即肯定為後天處位的以坤卦為首之陰卦位居西南之所，而乾卦合諸陽卦則居對應的東北之方。劉氏雖未於解說坤卦卦爻之義，說明有關卦位之屬，但他一貫認定此即後天八卦方位之陰陽卦位所定之方。蹇䷦卦

⁵⁵ 同前註，卷 10，頁 696。

⁵⁶ 同前註。

⁵⁷ 〔宋〕朱熹：《周易本義·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 冊，頁 632。

⁵⁸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 冊，頁 632。

⁵⁹ 三卦辭，引自〔宋〕朱熹：《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 冊，卷 1，頁 636；卷 2，頁 651；卷 2，頁 652。

⁶⁰ 〔元〕胡一桂：《易附錄纂註》，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10，頁 171-172。

⁶¹ 〔宋〕朱熹：《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 冊，卷 1，頁 636。

艮下坎上，後天八卦之位，西南坤位，東北乾位，朱熹解說此一卦義，僅言艮止坎險，「見險而止」，並認為卦自小過而變，則入於艮止而不進；⁶²西南、東北之具體象義，朱熹並未言明。至若劉氏所指，雖肯定坤西南與乾東北之後天八卦方位之用象，但主要就處時與君臣之義進行陳說，未明方位之所由。⁶³解䷧卦坎下震上，卦辭所謂利於西南之方，無所可往，則宜其來復，朱熹採取卦變之說，認為解卦自升卦而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⁶⁴透過卦變得下坤西南方位之象，以明其卦義。劉氏此西南方位之說，即合於文王後天八卦的坤卦之位，則劉氏詮解六十四卦卦爻義，基本原則不接受朱熹的卦變之說，但解說解卦卻又未明何以得西南之所，僅從二五的君臣之位，以及君子與小人的觀點上，理解其卦爻義。⁶⁵

劉氏指出《說卦》第五章「帝出乎震」一文，⁶⁶並為後天八卦方位之文獻來源。朱熹認為此文即邵雍強調的「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卻又云「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⁶⁷自邵雍取此文作為其後天卦位之說以降，多數學者並本此用，取卦氣申言其義，如程頤、項安世（1129-1208）、胡一桂、胡炳文（1250-1333）、熊良輔（1310-1380）等諸家即是。⁶⁸劉定亦本前儒之義，構圖以扼要而明確的指出，此文為述說「後天圓圖」，詳如圖 13〈帝出乎震述義圖〉所示。⁶⁹

⁶² 同前註，卷 2，頁 651。

⁶³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 冊，卷 2，頁 647-648。

⁶⁴ 〔宋〕朱熹：《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 冊，卷 2，頁 652。

⁶⁵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 冊，卷 2，頁 648。

⁶⁶ 〔宋〕朱熹：《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 冊，卷 10，頁 695。

⁶⁷ 同前註。

⁶⁸ 諸家之具體內容，可參見〔元〕胡一桂：《易附錄纂註》，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 冊，卷 10，頁 171；又見〔元〕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8，頁 540；又見〔元〕熊良輔：《周易本義集成》，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10，頁 777-778。

⁶⁹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 冊，卷 10，頁 703-704。劉氏未定圖名，此依內容而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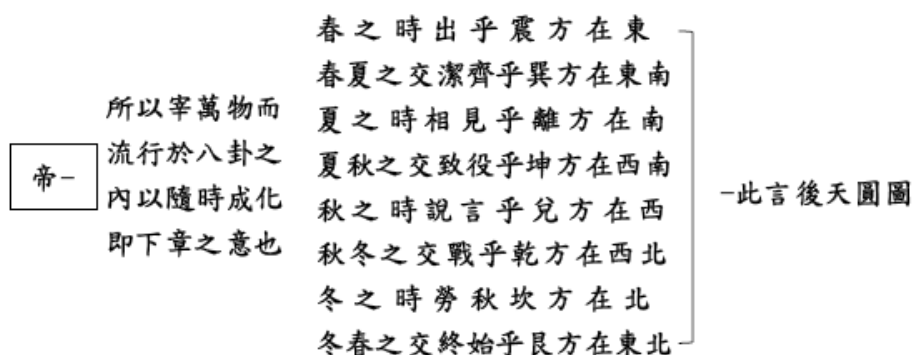


圖 13 帝出乎震述義圖

圖文所述，以「帝」為「主宰萬物，而流行於八卦之內，以隨時成化」者，此「帝」乃自然造化的元氣，即起於東方之春的震卦。圖文述明始於春震，而夏而秋而冬，終於東北冬春之交的艮卦；氣化流行，由始而貞下起其元，自然運化永恆有序。此便為「後天圖圖」的方位展示，亦即邵氏之所本。

《說卦》第六章言「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文，⁷⁰劉氏雖言此文為後天八卦之圖說依據，但其並構制圖式（見圖 14），說明此文並含後天與先天之說。⁷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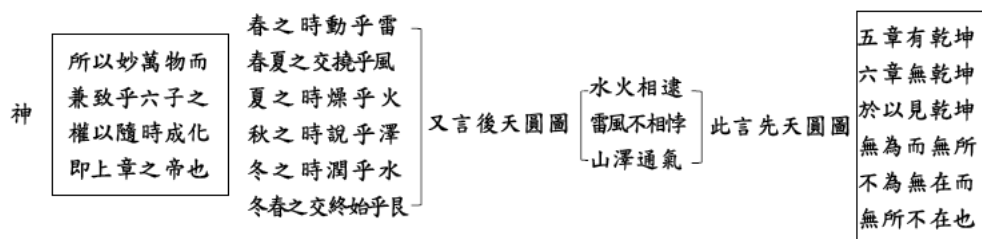


圖 14 神以後天合先天圖

陰陽運化神妙於萬物之間，其「神」即同於「帝出乎震」之「帝」，氣化萬

⁷⁰〔宋〕朱熹：《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 冊，卷 10，頁 695-696。

⁷¹〔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 冊，卷 10，頁 704。該圖劉氏未定圖名，此處依內容而名。

有，無所不在。乾坤陰陽之變，神妙於萬物之間，兼乎六子之權，「以隨時成化」，四時之變，各有其象，春時雷動，春夏風撓，夏時火燥，秋時澤說，冬時水潤，冬春終始於艮。乾坤父母，領乎六子卦氣之成象，合四時之變，而乾坤之陰陽神於其中。劉氏此「帝」與「神」之概念，即類似程頤之說法，程子認為上古聖人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則六畫成卦，重乾為六爻乾卦，乾象天，為「天之形體」，乾德為健，「健而無息」，為「天之性情」。以「帝」為名，即天之「主宰」，乃自然氣化的陽健之氣，作為萬化之開端、萬化之主宰；以「神」為名，即就「功用」言，乃自然氣化的健行之氣，若鬼神之妙用，無所不在，無所不為。⁷²程子雖主於乾卦而言，實以乾為氣化之始，一切生成變化之所由，則包含陰陽二氣，也包含八卦以至六十四卦，四時的流行變化，正為其規律之表現，故劉氏之說，與程子義近。

《說卦》該文，續言「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之說，劉氏認為此又回到「先天圖圖」之說。但不論後天或先天，皆在闡明自然氣化，乾坤所代表的陰陽變化，「無為而無所不為，無在而無不在」的本質。《說卦》此文含先後天八卦之說，並為胡一桂所言，將先後天陰陽造化之變，作基本的分殊，認為「伏羲八卦方位，主造化對待之體而言；文王八卦方位，主造化流行之用而言。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⁷³先天主於對待以為體，後天主於流行以為用，對待流行與體用之性，並為分別先後天的普遍觀點；雖彼此異分，然自然變化之道無異，二者體用同源，相濟相合。

（二）後天六十四卦圖說

今存《周易》六十四卦卦爻系統，即自邵雍以降所確立的文王後天卦系，而孔子《序卦》即敘明此卦序。劉定之輯制〈六十四卦卦序圖〉（圖 15），⁷⁴並於詮解《序卦》時，僅列此圖。《序卦》序列傳統六十四卦之卦序序列，代表孔子所理解的六十四卦的卦序系統，此系統非伏羲先天六十四卦的卦序，為表彰文王

⁷²〔宋〕程頤：《伊川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1，頁157。

⁷³〔元〕胡一桂：《易附錄纂註》，卷10，頁172。

⁷⁴〔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10，頁710。有關〈六十四卦卦序圖〉，劉定之並未立該圖式名稱，此處則依圖式實質內容而名。

《易》說的序列，可以視為後天六十四的卦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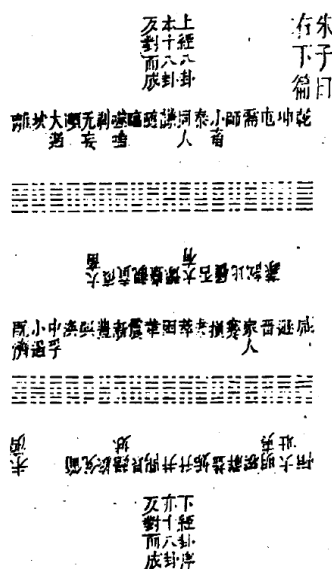


圖 15 六十四卦卦序圖

傳統《周易》的卦序，或言《序卦》的卦序，早期《易》學家從符號結構討論其序列問題，孔穎達（574-648）強調「二二相耦，非覆即變」的符號系統，⁷⁵為典型的觀點，亦即明代來知德所謂的錯卦與綜卦之關係。⁷⁶朱震《漢上易傳》載述六十四卦的反對卦變之說，從反對卦的卦變認識，闡明其說為李挺之之主張，並傳之於邵雍，邵雍本此一觀念構築其有別於先天的後天體系。有關此傳統的六十四卦卦序系統，朱震對於上下分篇的序列，指出「文王作《易》以乾、坤、坎、離為上篇之用，以艮、兌、震、巽為下篇之用；上篇終於坎、離，下篇終於既濟、未濟」。八卦分用，上經三十卦，首乾、坤而終坎、離，即以此四卦之經卦為上篇之用；下篇三十四卦，首咸、恆而終既濟與未濟，則以艮、兌、震、巽四經卦為用。八經卦分立於上、下篇，布成六十四卦之用，也確定六十四卦的序列。因

⁷⁵〔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盧光明等整理：《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9，頁394。

⁷⁶〔明〕來知德撰，王豐先點校：《周易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49-71、78-81。

此，朱震進一步認為，「至夫子《序卦》，然後明生生不窮，而天地之蘊盡矣」。⁷⁷說明《序卦》闡發天地自然之變、陰陽生生不窮的道理。此孔子所示者，即文王《周易》的卦序系統，正即邵雍所述的後天卦序系統。

文王《周易》的六十四卦序列，同孔子《序卦》序列所明自然變化之道，朱震陳述觀點，原本於邵雍之說，即《皇極經世書》所言，「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坤、坎、離布成六十四卦序列的變化實況，凸顯此四卦的重要性，而其他四子卦，並用於其間。邵雍又進一步詳言：

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坎離，終於既未濟，而泰否為上經之中，咸恆為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故《易》者用也。⁷⁸

上下經的後天六十四卦序列，特別強調乾坤與坎離四卦，於此系統中的體與用地位；此序列架構上，始於乾坤，中於坎離，而終於既濟與未濟；泰否又為乾坤推變的上經中位，咸恆並為其下經之首，皆為乾坤之用、《易》之用。邵雍推述六十四卦序列關係的處位性質，也同時承繼李挺之序列與符號關係概念下的反對卦變之說，形塑一種另類的卦變體系。

邵雍的文王後天六十四卦序列，即孔子《序卦》所陳說的蘊意，逐漸形成的上下經之序卦圖式，為之後學者所關注。如楊甲（約 1110-1184）《六經圖》、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與《周易圖》，輯制相近的〈序卦圖〉（見圖 16），並把握李挺之、邵雍、朱震之說，以陰陽爻數分類反對之卦，也依邵雍的主張，確認上下經實則各為十八卦。⁷⁹文王序列的〈序卦圖〉，也為元、明學者所重視，如元

⁷⁷〔宋〕朱震：《漢上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 冊，卷 10，頁 299。

⁷⁸〔宋〕邵雍：《皇極經世書·觀物外篇》上，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0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13，頁 1066。

⁷⁹本圖式引自〔宋〕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下，頁 85。相關之圖說，並見〔宋〕楊甲：《六經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1，頁 174；又見〔宋〕佚名：《周易圖》，收入《正統道藏》第 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卷下，頁 707。

代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構制〈文王六十四反對圖〉及《易附錄纂註》制〈卦序圖〉、⁸⁰王申子（?-?）《大易緝說》構制〈反對圖〉，⁸¹皆從反對與不反對說明上下經各屬十八卦。宋代以降，學者以圖式概括代表《說卦》反映的文王《易》說六十四卦序列，關注的內容，不外乎前述之概況，而劉定之雖僅輯制傳衍的相近圖式，未作任何解說，但所欲表達者，亦與前儒相近，仍然在於六十四卦的序列結構之有關問題。其後學者續輯衍說，一脈相承，如來知德、章潢（1527-1608）即是。⁸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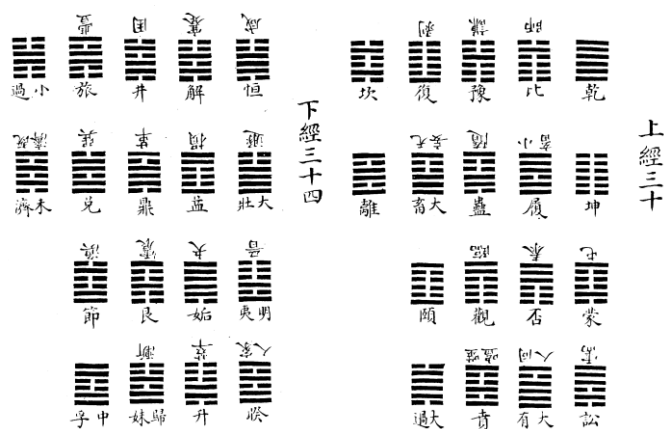


圖 16 序卦圖（《大易象數鉤深圖》）

四、圖釋六十四卦卦爻詮義之重要義法

劉定之《周易圖釋》之序言，藉父親劉髦治經之遺訓云：

⁸⁰〔元〕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上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冊，頁222-223；

又見〔元〕胡一桂：《易附錄纂註》，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冊，卷15，頁189-190。

⁸¹〔元〕王申子：《大易緝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1，頁41。

⁸²〔明〕章潢：《圖書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6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2，頁60-65。

昔朱子謂《大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久之不用章句，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兒子輩果能求言自近，因是書而傳義，而《十翼》，而爻象，洗心觀玩，神明其德，則吾方寸之間，莫非圖書粲然之象，太極渾然之妙，而及其至也，可無大過。凡《易》之具於書者，殆不必用矣。⁸³

以朱子習讀《大學》之法，從諸家之說，到章句之言，以至回到經文本身，《大學》之義便在胸中。同樣的，讀《易》之道，從歷傳之義，到《十翼》，到爻象之辨識，終至「圖書粲然之象，太極渾然之妙」，也就了然於心，《易》書亦可高置。從此文可以看出，圖釋建構立說的綱要形式的確立，成為卦爻之義把握的基本藍圖，過程中《十翼》為最重要的認識內容依據，也就是以傳解經作為理解的主體方法，而選定以程、朱之義作為參照承說，即合於《十翼》之說。其中特別關注「爻象」，為理解與圖構的重點，也是義法之主要取向。

卦爻義的重要內容，劉氏重視六爻彼此間的聯繫關係，即一卦六爻表現不同陰陽變化所組構的某一時態意義，時態中的變化，即是六爻的變化，其變化與意義的建立，則主要從六爻的關係中進行確立，也就是從六爻彼此的可能關係，進行其意義或即義理思想的詮解，也就是卦爻義的構說。六爻所確立的事實，以及六爻的彼此關係，主要反映在爻位特性與爻位關係上，即其取「卦體」與「卦變」為主的立說範疇。結合「卦德」、「卦象」的運用，大體就形成劉定之圖釋六十四卦卦爻義的詮解義法。

（一）卦德、卦象、卦體與卦變四法

劉定之圖釋《彖傳》時，構制出〈六十四卦卦德卦象卦體卦變圖〉，⁸⁴藉由對《彖傳》內容之詳索，認為有關內容為孔子用以釋說伏羲所立卦名，以及文王所繫卦辭者，釋用之內容，包括「有取于卦德，有取于卦象，有取于卦體，有取于卦變」等四者。何謂卦德，即「健、動、順、止、陷、麗、說、入之類」，即乾健、震動、坤順、艮止、坎陷、離麗、兌說、巽入者。至於卦象，即「天、地、

⁸³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易經圖書序》，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頁624。

⁸⁴ 圖式內容參見[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3，頁662-663；卷4，頁666-668。

水、火、雷、風、山、澤之類」。卦體則為「言陰陽剛柔承乘、比應、中不中、正不正之類」。卦變為「言陰陽剛柔往來、上下、進退、交錯之類」。四者的進一步區別，劉氏認為「德者，形而上者也；象者，形而下者也；體者，變之已定者也；變者，體之未定者也」。⁸⁵對於四者，作了明確的劃分與定義，成為理解卦義乃至爻義的實質內容詮說之義法。

此四義法之用，劉氏認為就孔子著述《彖傳》觀之，有四者皆言者，有僅言其三者、二者或一者，甚至有皆不言者，但「皆言之不為多，皆不言之不為少」，⁸⁶各有其詮義上挾用述義之合宜者。在劉氏的圖釋統計中，《彖傳》於卦德、卦象、卦體、卦變四法之用，僅訟卦、咸卦、恆卦、益卦等四卦並用四者；僅用一法者，則有九卦，包括豐卦僅用卦德，乾卦、家人卦僅用卦象，夬卦、巽卦、既濟卦、未濟卦僅用卦體，損卦、益卦僅用卦變。又，取二法或三法者，相對較多。

另外，在六十四卦中，採取卦德述義者有四十七卦，採取卦象者有三十一卦，採取卦體者有四十五卦，採取卦變者相對最少，僅十四卦；可以看出採用卦德與卦體之法，相對較為普遍。此一現象，也直接反映在劉氏的六十四卦圖釋述義之用，尤其有關承、乘、比、應、中、正等卦體之法的運用，見存於每一個卦的圖釋之中。

劉氏就程、朱於四法之論，作簡要之說明與辨析，指出程頤將卦德、卦象與卦體三者，總稱之為「卦才」。實際上，在程子《伊川易傳》中，確實特別關注卦德、卦才之說，然而具體的實況，歷來學者多有考辨，眾說紛紜，並無明確的統一認識。例如楊東認為程子卦才之說每有語焉不詳者，卦才與卦德往往籠統言之。⁸⁷陳京偉認為程子的卦德指的是《說卦》所言象徵八卦之性的健、動、順、止、陷、麗、說、入等，⁸⁸此與劉氏之說同。唐紀宇則認為程子所指之卦德，即「卦辭中『亨』、『吉』、『元亨』這類象徵一卦所具有的某種可能的傾向性結果的言辭」，並且在某些方面，需要透過「卦才」才能得到這些傾向之特徵的卦德。至於卦才為何？認為主要在於「對六爻的組合關係進行價值判斷，具體地考察是否

⁸⁵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3，頁661。

⁸⁶ 同前註。

⁸⁷ 參見楊東：〈王弼易與伊川易之比較——關於《周易》的體例與原則〉，《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頁43。

⁸⁸ 參見陳京偉：《程伊川易學思想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哲學博士論文，2005年），頁37。

符合中與正的標準」。但不僅於此，卦才的來源取材極為廣泛與多樣性。⁸⁹實際確認程子之說，卦德主就乾健、震動等而言，合劉氏之說，卦象亦同於劉氏所言，卦體則相對含糊複雜，因為程子每論「兩體」之說，認為一別卦有上下經卦之兩體，故劉氏所立，與程子之實用，仍有討論之空間。至於卦才，程子之說，確存多樣性，此所以為劉氏將三者合為卦才之所由。若要具體區分程子於此三者的實質內容，的確有一定的困難性，但至朱熹則將程子之說，作了明確的分判，故劉氏認為朱熹進一步申言三者之義，「可謂發程子所未發」者，並於歸納《彖傳》有關卦德、卦象與卦體三者之內容，取用的標準，自述來自朱子之言。⁹⁰

其圖釋統計六十四卦《彖傳》之說的卦德、卦象與卦體，以卦德言，如坤卦包括「順承天」、「柔順利貞」、「後順得常」；屯卦為「動乎險中」；蒙卦為「險而止」等等。即包括順、柔順、動、險、止等之卦德，合於其所定義者；這些卦德即說明某一六爻別卦含有的八卦卦德，如屯卦含有震動、坎險之卦德。卦象方面，如乾卦包括「統天」、「時乘六龍以御天」；坤卦為「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應地无疆」；屯卦為「雷雨之動滿盈」等等。即包括天、龍、牝馬、地、雷、雨等八卦之象，與其定義的卦象並同。再就卦體而言，如蒙卦為「時中」、「志應」、「剛中」；訟卦為「尚中正」；師卦為「能以眾正」、「剛中而應」等等。⁹¹即包括中、應、中正、正等等，皆為卦體，合其定義之說。卦體所指者，即一六爻別卦中，所存在的爻位間之可能的承、乘、比、應等相互間的關係。

四法當中，卦變之法，劉氏指出程頤與朱熹二家皆有言，但指出朱熹有誤說誤用者，即卦變不合《彖傳》之法，程頤所言方為正確，他說：

程子本《說卦》，乾坤相索，而得六子之說，故即卦三畫小成之時言其變。
朱子本《繫辭》剛柔相易，周流六虛之說，故即卦六畫大成之時言其變。
雖各有所本，然《彖傳》釋全卦之義，當所該者多，而所遺者少。三畫卦之變，震、坎、艮本坤體，而一剛自乾來變成之。巽、離、兌本乾體，而一柔自坤來變成之。父母合體，男女成形，其變該于此而無遺所，若乃六

⁸⁹ 見唐紀宇：《程頤《周易程氏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頁62-68。

⁹⁰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3，頁661-662。

⁹¹ 同前註，卷3，頁662。

畫卦之變，一卦可變而為六十三卦，六十三卦可變而為一卦。今朱子于咸卦，第取其自旅變者以釋之，則旅之外所遺者多。……⁹²

《彖傳》論變，確實僅就乾坤相索的八卦相盪關係，就三爻卦的單卦論乾坤與六子卦的變化關係而言，藉此小成之卦的變化，說明六十四卦全卦之義，所述父母與六子的變化之義，恰當合宜，針對關係陳說，不會有所遺漏，產生不合理的增衍，而程頤此八卦小成卦變之述，亦本於此，不致衍說瑣碎或遺漏忽略者。然朱子採六十四卦的卦變方式，一卦可再增衍額外的六十三卦，但在釋說運用上，仍僅取某卦自某來，則自某來之外的卦，又該置於何處？如此於理不合，亦不合《彖傳》之本義。劉氏認為於理於實，「至當歸一，精義无二」，「卦變從程子」之說，⁹³不取朱子之用。此一義法，成為劉氏圖釋六十四卦時，取與程子同用之法，對於朱子的卦變之說，則決然未予一取。

有關四法，實際運用於六十四卦圖釋卦爻之詮說，隨機取恆䷟卦卦例略作介紹，見圖 1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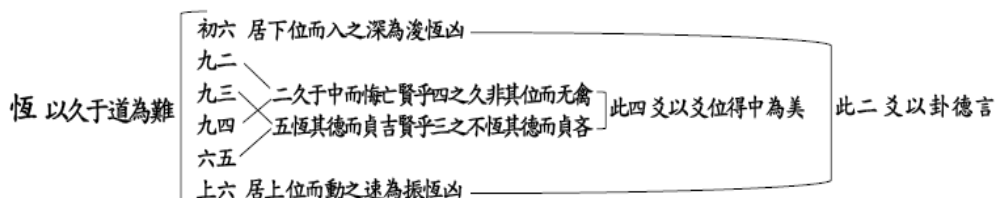


圖 17 恆卦卦爻述義圖

圖釋中劉氏認為恆久於道為難事，強調初六與上六二爻取卦德之義而言。初六居於下卦巽體之下，「巽，入也；下則入之深而為浚」，以下居巽入卦德之下而深入為浚之凶。上則居於上卦震體之上，「震，動也；上則動之速而為振」，震動卦德之上，則振之遽而有急躁之心，亦失恆道而凶。除了取卦德之義法外，又圖示認為「此四爻以爻位得中為美」，似言九二、九三、九四、六五等四爻，

⁹² 同前註。

⁹³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3，頁662。

居恆卦之中，處中之位，而有美善者；惟當以九二與六五為得中，或版刻之誤；述文指出「二五得中，三四失中」，即確指二五兩爻為得中，而三四非為中位。以「中」言，即就卦體而論。又，認為九四「非其位而无禽」，即不得其位，非當之位，以「當」言，又即卦體之說。又云「二五雖中，而猶未正也」，⁹⁴即又就「中」與「正」的卦體義法而言。劉氏主要採取卦德與卦體進行述義。另外，此卦劉氏亦云下體與上體之說，如同隨機取恆卦的前一卦咸䷞卦，劉氏云「下體本艮」，「上體本兌」，⁹⁵劉氏釋義中每取兩體之說，本於程頤的好於兩體之用。

《彖傳》述義的卦德、卦象、卦體與卦變之四法，不但為劉氏論證《彖傳》的具體用法，也確立程頤與朱熹本此四法作為卦爻釋義之用，惟卦變之法以程頤為正，否定朱熹之說。因此，劉氏祖法於程子之說，兼取朱子之善，於此四法，亦貫通於其六十四卦圖釋之中，成為述義之主要取法；四法既源自《彖傳》，又以此四法詮解六十四卦卦爻義，則為以傳解經的具體實踐。

（二）乘、承、比、應、當、中諸爻位觀

圖釋卦爻之義，劉定之特別重視與運用爻位間的關係，乘、承、比、應、當、中方面，成為其所稱之「卦體」，實則為爻位觀，所採用的最為普遍之重要義法。乘、承二者，與比、應、當、中比較，相對運用較少，亦無明顯的特殊性。整體而言，有關義法較具重要特殊之意義者：

其一，正（當）位不必為吉，不正位不必為凶，專視陰陽處位之強弱優劣而定。如大過䷛卦之圖釋，劉定之明確指出，「陽居陽位，陰居陰位者，皆凶」；「陽居陰位，陰居陽位者，皆吉」。⁹⁶以陰陽消長之別，確立吉凶之所由。因此，正不正位，不必然為吉凶的不變標準。

其二，以「中」為貴，「中」優於「正」。下以舉圖 18 履䷉卦卦爻圖釋為例作說明。此九五與九二兩爻，皆屬居中之位，劉氏明白以爻位貴賤之爵位言，五「居君」為君位，但處剛強的伏虎之性，視之為「非仁君」，則既中而當位，卻仍顯不仁。至於九二，明白指出以「位」而言，即處於幽遠的臣位，則寬裕處中，

⁹⁴ 圖式與括弧引文，同前註，卷 2，頁 645。

⁹⁵ 同前註，頁 644。

⁹⁶ 同前註，卷 1，頁 643。

又與非仁之君不相應，故可以「貞吉」。⁹⁷對比於九五中正之位的既咥且決之非仁者，九二以中而不正，卻可以為吉，位之正（當）或不正（不當），不足作為吉凶的決然標準。同時，單就九二爻之吉言，其位為中而不正，似乎可以看出位之中，優於位之正，雖不正但得中，故可以為吉。

劉氏此一認知，與程頤所用之觀念相近，如程子釋說節䷻卦九五《象辭傳》時，表達得中即可為正，中優於正，至於正，不能盡中，即不能以正為中。⁹⁸此一認識，朱熹又與之同義，即接受程子之說，如其釋說恆䷟卦九二「悔亡」，指出處不正之位，本屬有悔，但因其位中，故得以無悔。⁹⁹劉氏於恆卦之說，對「中」與「正」之態度，與程、朱並同，恆卦九二與六五皆為不正之中，劉氏不以正不正論吉凶，而關注「二五得中」，「二剛中而未正」，「五柔中而未正」，但因其得中，則「二久于中而悔亡」，「五恆其德而貞吉」。¹⁰⁰朱熹曾對程子「中」與「正」的觀點，作進一步的解釋，也表達出自己對有關觀念的看法，認為「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中能度量，而正在其中」。¹⁰¹即雖不正，但每可因位中而得以為吉或去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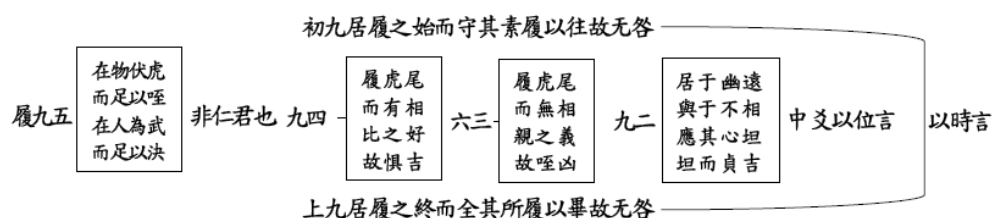


圖 18 履卦卦爻述義圖

⁹⁷ 圖式與括弧引文，同前註，頁 637。

⁹⁸ 〔宋〕程頤：《伊川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 冊，卷 4，頁 388。

⁹⁹ 〔宋〕朱熹：《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 冊，卷 1，頁 649。

¹⁰⁰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 冊，卷 2，頁 645。

¹⁰¹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卷 67，頁 1670。朱熹探討「中」與「正」的概念，清代程川並有詳細之考說。見〔清〕程川：《朱子五經語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9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23，頁 209-210。

其三，相「比」展示休戚與共，又吉凶有別。以「比」為法，相比之爻，往往形成具有同質交感成吉之取向，此一情形為劉氏之常例，但亦有相比卻吉凶相異者，即一方相親比，一方卻不能親比。同取圖 18 履䷉卦為例，劉氏對此卦之圖釋，取六三與九四兩爻的相比關係確立吉凶，此兩爻「正當虎尾之慮」，其相比的結果，「四與之有相比之好，故履之懼，吉」；至於六三與之比，其結果則為，「三與之無相親之義，故履之而咥，凶」。¹⁰²相鄰相比，確立兩爻的彼此關係，而彼此有九四為吉與六三為凶之別，則在於九四承六三，而有相比之好，但六三以陰居陽，柔處剛位而不正，故有咥凶之憂。

其四，「比」與「應」，義近而有別。「比」與「應」於劉氏的爻位運用上，特顯突出與重要。「比」屬相鄰爻位的關係，有相鄰、相近、相感之意，比之爻位概念的運用，劉氏圖釋中每可見說，而與之相近的「應」之爻位概念，同樣有爻位相互感應的蘊意，劉氏亦大量之運用，藉以確立爻位間的關係。至於二者的差異，劉氏圖釋大畜䷙卦時，云：

小畜以一陰畜陽，大畜以二陰畜陽。二陰之勢，大于一陰之勢也。然小畜之一陰，僅能畜止其所比，而大畜之二陰，乃能畜止其所應。蓋比近而應遠，制于近故為小，服于遠故為大也。此就卦爻而言之。¹⁰³

以「畜止」立說，近於程頤、朱熹之取義，程子於大畜卦明言「止為畜義」，¹⁰⁴朱熹則於釋說小畜䷈卦時，即訓及「畜，止之之義也」，¹⁰⁵並於實際闡釋大畜卦時，也傳遞畜止之義。然而，劉氏特別以陰畜陽說明二卦的差異，此為二家所少著力者。小畜卦以一陰畜陽，其畜止之力小，而大畜卦以二陰畜陽，其畜止者大。至於畜止之小，僅能畜止其所「比」之爻，但大畜卦畜止之大，則在於能夠以「應」而得其大，即二陰所應為九五與上九。「比」以相鄰之相感相應，所感所應為近，而「應」則為下卦與上卦相應的爻之相感相應，故所感所應為遠，則就二卦言，所感所應近則畜止為小，所感所應遠則畜止為大。由此處之說，可以看出劉氏對

¹⁰² [明] 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 冊，卷 1，頁 637。

¹⁰³ 同前註，頁 642。

¹⁰⁴ [宋] 程頤：《伊川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 冊，卷 2，頁 253。

¹⁰⁵ [宋] 朱熹：《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 冊，卷 1，頁 640。

「比」與「應」作基本上的區別。

其五，立「爻」、「位」之應的區別。陰爻與陽爻對應的關係，一般視之為相應，然而劉氏亦有取相同的爻性視為相應者，主要基於其之「應」說有兩種，一種為「爻」之應，一種為「位」之應；爻之應即實際的陰陽爻性確立其是否相應，位之應則就一卦六爻的陰陽爻位而言，亦即初、三、五爻為陽位，二、四、上爻為陰位。因此，就位之應而言，雖然爻性相同，但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此三組本身即確定必然的相應關係，不必需要陽陰爻才能相應。舉圖釋鼎䷱卦為例，六爻之爻位，皆採「應」進行申說，其云「四與初應」，即一般所理解的初六與九四為陰陽相應的關係。又云「二與五之應，以爻也」；「三上之應，以位也」。¹⁰⁶九二與六五同為一般的陰陽相應之說，而九三與上九，二爻皆為陽爻，何以稱應，即在於三為陽位，上為陰位，故就「位」而言，確立二者為相應的關係。實際上，程頤論及此卦，就九三爻而言，特就此爻與六五的關係，述說二者為「非應」的關係，而不著於與上爻之聯繫。¹⁰⁷至朱熹之釋義，則認為九三爻「過剛失中，越五應上」，¹⁰⁸藉六五為中介，九三之陽，越至六五之陰，而應於上九，說明九三與上九的相應關係。劉氏則為修正圖說程、朱之述，而提出此二種「應」法，此一說法，似有附會蔓衍之嫌，朱熹亦若是。

其六，「應比」連用。劉定之又有「應」與「比」連用者，並取以爻應卦之方式，確立其可以相「比」者，其中圖釋豐卦卦爻義為典型的例子。劉氏認為六五為「柔暗之主」，須求用於下位的「章美之才」，此才即六二爻，盡孚信之心，可以避免「危疑之疾」。二與五相需相求的君臣關係，以「比」與「應」致遠臣（六二）之功，則劉氏認為，「明于下以應在上之動也，與五與比應者，力稍足以匡之」。¹⁰⁹此下之六二與上卦震動相應，即以爻應卦，先由六二與六五的相應，而六五合其相「比」之四、上，連結成上震為動之象，故劉氏稱作「比應」，以比應之法，使六二能匡正君王之柔暗。此一釋例，可以看出，除了六二與六五原同為陰爻，本不能相應，但劉氏視之為相應外，又藉由應於六五，並與六五相比之爻，合成上震之動的「比應」之法，此為劉氏之特殊用法。

¹⁰⁶〔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2，頁652。

¹⁰⁷〔宋〕程頤：《伊川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冊，卷4，頁352。

¹⁰⁸〔宋〕朱熹：《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卷2，頁656。

¹⁰⁹〔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2，頁655。

（三）初上無位與有關爻象之說

初上無位之說，為王弼（226-249）所倡，認為初與上二爻，無陰陽之定位。¹¹⁰然而，誠如董楷（1226-？）所言，「陰陽繫於奇偶，豈容无也」。¹¹¹一卦六爻本由陰陽奇偶所名，特取初與上無陰陽之位，王弼雖取初始與終極之認識，定為無位，但仍有其不恰者，尤其涉言當正之位的陰陽處位問題，尤難圓說。至若程、朱承其無位之說，則專就處位尊卑而言，以初居最下之卑位，上處尊位之上，故皆為無位，釋說卦爻之義，亦就處位尊卑而言，不就陰陽之無位陳說；程頤反對王弼的無陰陽之位，明確指出，「王弼以為无陰陽之位，陰陽係於奇偶，豈容无也」。而「諸卦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蓋初終之義」，以初終之性論其義；故「無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無位特就爵位之無而言。¹¹²朱熹其就爵位與始終概念而說者，接受程子之主張，但釋義之用，則相對不如程子之頻繁。

劉定之並採程、朱之法，以初上無位釋說卦爻之義。如噬嗑䷔卦主張初上之無位，合於受刑獄之人，並有罪刑輕重之別，¹¹³此與程頤之意同。程子認為「（初）九居初最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上（九）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¹¹⁴朱子則云「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屢校滅趾之象」。上九爻則「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¹¹⁵然而，劉氏圖釋六十四卦，幾乎以初上二爻的卦始、卦終之无位之性，作為論述的基本規則，六十四卦一體適用，涉及初上二爻，多以始終論之；始與終作為初上無位的另一定義，也可以視為初與上爻的明確之爻德或爻象。

初上二爻具始終之象，普遍存在於劉定之的六十四卦述義之中，而且劉氏鍾於以「時」名之，即此二爻專就「時」而言，即始與終之時。如蒙䷃卦釋義，指

¹¹⁰〔魏〕王弼著，〔唐〕邢璣注，〔唐〕陸德明音義：《周易略例·辯位》，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594。

¹¹¹〔宋〕董楷：《周易傳義附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4下，頁251。

¹¹²〔宋〕程頤：《伊川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冊，卷2，頁236-237。

¹¹³〔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1，頁641。

¹¹⁴〔宋〕程頤：《伊川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冊，卷2，頁263、238。

¹¹⁵〔宋〕朱熹：《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卷1，頁645。

出初上二爻以「時」而言，初為蒙之始，上為蒙之終。又，訟䷅卦初上二爻，亦以「其時言之」，初為訟之始，上為訟之終。又，師䷆卦亦以「初上二爻以時言，初為師之始」，「上為師之終」，明其「未必皆勝」與「未必皆賢」的多變之性。又，比䷇卦初上亦以時言，初為比之始，上為比之終。又，履䷉卦初上以時言，初為履之始，上為履之終。¹¹⁶類似的釋例，處處可見，以「時」定名，在於對應於「位」而言，主要在於劉氏認為一卦六爻，初上不言「位」，亦即初上無位，僅中之四爻言「位」，而不言「位」則以「時」而言，以「時」言，即初始與終極之時。將無位以始與終之「時」取代。這種概念，即本於王弼之說，程頤繼之，劉氏則擴大為重要《易》例與思想要義。另外，初上二爻作為始與終之時的時位，劉氏並有特例之說，泰䷊卦圖釋中，明確標定初九與六四為「泰之始」而「致泰」；九二與六五為「泰之中」而「治泰」；九三與上六為「泰之終」而「保泰」。¹¹⁷雖未明確指為「時」論，但由始而中而終，亦有時義。

關注於取爻之爻性、爻象，作為詮義之義法，除了前述劉氏名為「卦體」的乘、承、比、應、當、中等，以及初上無位的始終之義外，另有重要者，約論如下：

其一，以時論位，不同的卦爻有不同的時。《易》學發展歷程中，程頤的時論，為其《易》學的重要特色，亦是其重要的思想表現。劉氏深受程子之影響，將其時論藉由爻位的概念，具體展示出來。前述初上無位觀所推說的初上始終之位，所傳遞的初始與終極之時的思想主張，即透過始與終，說明初與上的始終之時。另外，乾卦六爻，劉氏認為是聖人所處的「時位」，六爻的純陽剛健之時，正為聖人之時態，而此剛健時態下，亦因六爻之異，而有六個不同的時位，即潛、現、惕、躍、飛、亢的爻性時位，說明不同的處位狀態，以及因應之道，因時而宜。一卦六爻，構組一個時態，六十四卦便為六十四種不同的時態，劉氏並每以「時」言之，如蹇卦稱「險難之時」，解卦稱「患難解散之時」，旅卦稱「羈旅之時」等等。¹¹⁸不同的卦，有不同的卦時，不同的爻位，有不同的爻時。

其二，君臣分位，君臣並濟。六爻貴賤之位的重要，接受漢代以來的傳統六爻爵位之說，即初為庶民而至終為宗廟的舊有主張，但劉氏並不在不同階級上的

¹¹⁶ [明] 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1，頁634-637。

¹¹⁷ 同前註，頁637。

¹¹⁸ 同前註，卷1，頁633；卷2，頁648、655。

分殊作過多的著墨，大多數概括採取五爻君位，對應其他諸爻為臣位，即特別重視君臣之位，充斥於其六十四卦圖釋卦爻義之中，如比䷇卦專取六爻的君臣貴賤之位述義，以九五為大君之位，「所比應者，皆臣民之位」。又如大有䷍卦圖釋，明確以六五為堯舜之君，初九為無位之民，九二為載功之遠臣，九三為藩屏之諸侯，九四為無威僭之近臣，而上九為不召之臣。¹¹⁹原本六爻的君臣尊卑之分，以遠臣反映親疏關係。君臣位別，除了確立彼此之位的不同，也從彼此的分中求和，君臣和合，從爻位分別中，尋得合宜的關係。

其三，陰陽剛柔，「位」、「德」有別。透過爻的陰陽剛柔，確立其「位」與「德」之別，以推衍出不同的爻象。如圖釋小畜䷈卦，指出「以位言之，陽為君，而陰為臣；陽為夫，而陰為婦。以德言之，陽為君子，而陰為小人」。又如圖釋困䷮卦時，亦言「剛以位言之為貴，以德言之為君子」；「柔以位言之為賤，以德言之為小人」。¹²⁰君臣、夫婦等倫常之別，以及君子與小人的定位，為劉氏圖釋所明確律定的規則。

其四，三才之位。陰陽之變，即天地變化之道，推於人事，則合為天、地、人三才之道。誠如程頤所云，「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¹²¹陰陽之變作為自然變化之道，八卦即陰陽變化下的自然狀態，八卦展示出天、地、人三才的變化實況與處位；而重卦之變，亦合此三才之道。此卦爻的三才立位，固為學者普遍接受的觀念，劉定之並以之作為基本的卦爻處位。圖釋《繫辭傳》時，指出六爻之道，下之初、二為地道，中之三、四為人道，上之五、上為天道。劉氏圖釋乾卦，明確區分六爻為地位、人位與天位的三才之位。又如咸䷞卦釋義，指出「五為天位」，「二為地位」。¹²²天、地、人之位有別，尊卑之性了然分明，即如五天、二地之別，也就確定君、臣之分。

其五、以少領眾之爻的卦主說。卦主之說，源於王弼的以寡馭眾之思想，¹²³至

¹¹⁹ 同前註，卷1，頁636、638。

¹²⁰ 同前註，卷1，頁636；卷2，頁651。

¹²¹ [宋]程頤：《伊川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冊，卷1，頁157。

¹²²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1，頁633-644；卷9，頁702。

¹²³ 王弼明確的卦主說，基於「寡者眾之所宗」的寡馭眾思維，所謂「一卦之體，其所由之主者

程頤則延續王弼卦主之說，成為以爻位確立卦之主的重要《易》例。劉氏亦宗法程子之說，取某爻為一卦之主，如蒙䷃卦九二「為卦之主」；師䷆卦六二為「師之主」，「一陽為眾陰主而在下」；比䷇卦「一陽為眾陰主而在上」；大有䷍卦、同人䷌卦「皆以一陰為五陽之主」；艮卦為重艮，以上九「居艮止之極，艮之主也」。有關卦主的選擇，大多採取以少為主的觀點，然亦有非是者，如明夷䷣卦，認為「上為暗主」，對應於其認為「下三爻皆明，上三爻惟六五以得中，不失為暗中之明」，而四、上兩爻則皆暗，上六尤為暗，若商紂之事，故藉下離為日而明，上坤為地而暗，推而以上六為卦主。¹²⁴其立卦主，並未立定一致的標準，所用相對不如程子之頻繁。

五、圖釋六十四卦以義理教化之道為主要取向

圖書之學自宋代以降，成為《易》學認識的新常態與新的表現手法，從陳搏一系「河洛」、「先後天」與〈太極圖〉之圖說，不斷的擴延增衍，包括《易傳》內容所推制的圖說、漢儒卦氣系統之有關圖說等等，而真正完整就《周易》六十四卦卦爻進行構圖申義者，則屈指可數；依現存文獻所及，南宋鄭東卿可以視為首立六十四卦圖說者，其論著內容，可能之主要圖說，遂錄輯收於《周易圖》與《大易象數鉤深圖》之中，呈現之內容，大多傾向於象數為主者。¹²⁵逮至明代劉定之，再次以圖釋六十四卦之內容問世，其圖釋內容之呈現，可以視為六十四卦各卦卦爻義大綱之構建，為傾向義理之詮義。

（一）圖說構築主要闡明義理教化之道

劉定之理解《周易》六十四卦上下篇之經義，認同朱熹之說，肯定《周易》的廣義概括，即包括伏羲畫卦、文王與周公繫六十四卦卦爻辭，以及孔子作《易

也」，以關鍵一爻來確定此一卦時卦義。見〔魏〕王弼著，〔唐〕邢璣注，〔唐〕陸德明音義：《周易略例·明彖》，頁 586。其明確以卦主立說者，約二十七卦。

¹²⁴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 冊，卷 1，頁 634、635、636、638；卷 2，頁 646、653。

¹²⁵ 鄭東卿《易》學之可能輪廓，根據有關文獻保存之有限圖說，進行耙梳勾勒，概括可能的內容，篇名為〈鄭東卿圖解六十四卦之詮釋內涵〉。參見陳睿宏：《宋代圖書易學之重要輯著——〈大易象數鉤深圖〉與《周易圖》一系圖說析論》（臺北：政大出版社，2016 年），頁 59-114。

傳》，合為十二篇。¹²⁶朱熹進行經傳的明確殊分，亦務求「本義」之實，立交易與變易之義，以明「易」義。誠如董楷述其要，云：

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圖卦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¹²⁷

「交易」為陰陽之相交，猶《說卦》「天地定位」章之說，亦邵雍先天之學之主要文獻來原，更為朱熹傳述邵子之說的重要認識，強調陰陽的相交，正如劉氏所關注的陰陽「對待」觀點。至於朱熹的「變易」，則指占筮之法的老少陰陽的變占之用，背後反映的是「晝夜寒暑，屈伸往來」的陰陽變化之道。用此觀念理解《周易》，則朱熹除了著力於義理，仍重視作為卜筮之書的占筮本義方面。劉氏並不否定朱熹此二「易」觀，但其《易》說卻強於儒理方面，弱化占筮與刻意排除朱熹的變易思想所構建的卦變主張。由此更為凸顯劉定之義理思想的「純粹性」。

劉定之進一步解釋云：

《易》分上下，非但以簡袞重大之故，以《序卦》求之，則授受相因無窮，而上經天地為氣化之首，下經夫婦為形化之首。以《雜卦》求之，則反對相比有合，而上經十八卦，下經十八卦，其分之也，有理存焉。¹²⁸

六十四卦上下經之分，其「簡袞重大」不容不分者，雖有歷諸聖之別，又有上下經之卦別，則不論《序卦傳》或《雜卦傳》皆可從卦別，明白伏羲、文王、周公，以及孔子的授受相因相承之無窮之道，亦即陰陽變化所貫通的自然之道，其理為一致，自然的氣化之體，同人事的形化之用，如上下經各十八卦的分立，體用一源，雖異而同，理於自然大道。《周易》之經是其質，而孔子之《易傳》亦承其道、輔其道。《易傳》本多彰明天道之陰陽變化，合人事的義理教化之性，明《周

¹²⁶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1，頁632。原本於〔宋〕朱熹：《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卷1，頁635。

¹²⁷ 〔宋〕董楷：《周易傳義附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冊，卷1，頁59。

¹²⁸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1，頁632。

易》六十四卦之義，則劉定之《周易》經傳之述義，亦在自然天道與人事教化，雖以「圖釋」方式呈現，仍關注於義理方面之闡發，也成為其透過圖式結構之方式，簡易該要的陳說理義，而為其《易》學之重要特色。

劉定之輯制先後天圖說置其書前，並於《周易》經傳的釋義中，不斷申明先後之說所傳遞的陰陽之道，總結二者之異同，從六十四卦的本身，強調：

先天者，《易》之體；後天者，《易》之用。體者，其對待；用者，其流行。對待者，以乾首，以坤終；包六十二卦而中處，大乾坤也。流行者，以乾首，以坤配；冠六十二卦而高居，尊乾坤也。猶伏羲八卦次序，乾坤包六子，而文王八卦次序，乾坤冠六子也。對待者，純陽始，純陰終；流行者，（蓋）各有所取，而非故為異同矣。¹²⁹

明確指出先後天之別，先天為《易》之體，以對待而言，其六十四卦之變，以乾為首，以坤為終，明始終之道，陰陽變化的自然大道之「大乾坤」處中，處於對待之中，而餘六卦、六十二卦為其所包。後天為《易》之用，流行而言，首乾配坤，行其氣化流行之用，餘六卦、六十二卦為其所冠。先後《易》雖有別，但自然之道無異。以對待流行論先後天，元、明以降，並在程、朱之義下普遍承說，如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在朱熹的「二易」之說的基礎上，認為卦爻的變動，有三種變易之說，為朱熹原有的「交易」與「變易」之外，又有「一卦中六爻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之易」；對於「交易」之說，傾向於伏羲先天卦的對待概念，而「變易」則又專主於文王後天卦的《易》筮之變，表徵陰陽之流行。¹³⁰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即本於朱熹《易》有「交易」、「變易」之義，認為「先交而後變」；「陰陽之對待」為「交易」，「陰陽之流行」為「變易」。¹³¹對待與流行，合先後天而用，成為程、朱一系普遍之觀點，而劉定之即本此概念，並彰顯於圖說的理解之中。

劉定之圖說先後天，明陰陽變化的體用之道、對待流行之義，具體載明於六十四卦的卦爻辭之中，貫通此體用與對待流行思想。同樣的，對於理解孔子的《易

¹²⁹ 同前註。

¹³⁰ 〔元〕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下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冊，頁291。

¹³¹ 〔元〕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4冊，卷1，頁308。

傳》，繼承先聖之法，不論《彖辭傳》、《象辭傳》、《繫辭傳》或《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亦皆明於此道。體用與對待流行之道，即造化自然與人事之明的相合思想，貫通在以程子思想為主，並取朱子之義下進行開展。藉圖說之用，以孔門政治教化作為主要的詮釋傾向，且有關的詮釋傾向，又可以得證於向程頤思想靠攏。

舉劉定之釋說乾卦「元亨利貞」為例，其制圖立說，見圖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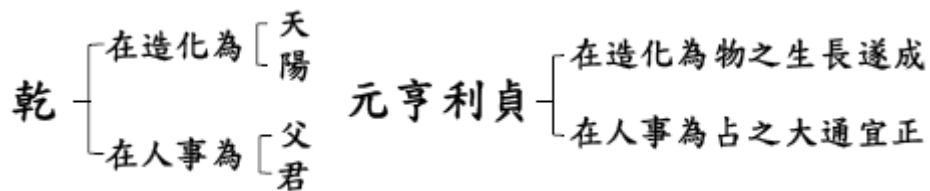


圖 19 乾元亨利貞圖

劉定之引程頤之言，所謂「乾者萬物之始，故為天，為陽，為父，為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即程子以元、亨、利、貞四德為萬物之始、長、遂、成之道。又引朱熹之說，云「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¹³²朱子以四德為大、通、宜、正而固，取文王之義，認為占筮得此，得大通，必宜其利而正固，保其有終。由圖式可見，劉氏取程頤之說，將乾卦天、陽、父、君之象，區分為於自然造化以天與陽之象，於人事之運化為父與君之象。乾卦作為萬物生成之開端，具元、亨、利、貞四德，進一步分立，從自然造化言，即程子所說的物之始、長、遂、成；從人事之占言，即大、通、宜、正。劉氏主程子之說，並於人事占用的四德之義，用朱子之訓義。從造化與人事兩重，針對乾德詮義，劉氏並按語強調伏羲立卦尚象，為「萬代文字之祖」，卦義俱全，不待文王再另生義；合自然之道以明其乾義，後之文王，

¹³² 原圖無圖名，拙自依內容而名〈乾元亨利貞圖〉。圖式與引述程頤、朱熹之文，見〔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1，頁633。原程頤之文，見〔宋〕程頤：《伊川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冊，卷1，頁157。又見〔宋〕朱熹：《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卷1，頁635。

亦本此義而為占筮之法，以明人事之道，其理同一。¹³³此處並可以看出，劉氏於造化之義，特指伏羲先天《易》說，而於人事之占，則指文王後天《易》說。

六十四卦的圖說釋義，劉定之每見程、朱之引說，而其簡明闡述卦爻之義，尤明顯牢籠於程頤的儒學《易》說，雖立圖釋說為形式，然內容不沾冗贅附會的象數之瑣碎，本於聖王之道、君臣之義、君子與小人等諸思想之詮說，可以視為《四庫》館臣分辨「兩派六宗」的程子一系之義理下的儒理之宗。¹³⁴

（二）簡約精要的勾稽六十四卦卦爻義

漢儒善於象數之用，弱化《易》學的義理思想，至王弼批判漢《易》的穿鑿煩瑣，以用象作為工具化的意義，所用之象專以《易傳》為本，則基本的卦象與一卦六爻的乘、承、比、應、當、中等爻位與陰陽爻性之象，成為用象的主要來源，並以發明《易》義為主體。至宋代程頤所述，亦主於王弼之用，以闡明儒理為本。劉定之以圖釋立義，因循程頤、朱熹之法，不專力於象數之衍說，著重於程、朱一脈之理義，關注於一卦六爻之義的概括，扼要凸顯重要大義。

一卦六爻之義，構築一卦時態之變的實況，也確立此一時態下的各種變化之吉凶，劉定之對六十四卦卦爻進行申義，以圖釋約記其六爻之要，六爻分明其吉凶所指，即說明陰陽剛柔的流行變化，乃至時與位之義，為其所理解的重點。

隨機取以下卦例作說明，如釋說坤卦六爻之義，劉定之圖釋見圖 20。強調「陽健陰順，陰陽不可相无」；「示慝戒於外，撰德美於內外，聖人進善退惡之旨」。¹³⁵陰陽的造化，人事的吉凶推衍，即陰陽剛柔的對待流行，不論如朱熹的交易、變易之殊，陽健陰順之質，乃至二者相依相感，彼此實不可相無，故朱子云「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¹³⁶二至五爻以陰順而言，二與五居中而為吉，三與四雖柔順合性，卻不能得中，故半吉。初上為陰慝而不吉，如程子所云「始凝」

¹³³ [明] 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 冊，卷 1，頁 633。

¹³⁴ 《四庫》館臣「兩派六宗」與程子所屬之說，[清]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 冊，卷 1，頁 54。

¹³⁵ 圖式與引文，見 [明] 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 冊，卷 1，頁 633。

¹³⁶ [宋] 朱熹：《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 冊，卷 1，頁 636。

與「陰極」之狀，¹³⁷惟示懸於外，謹戒惡行，而能美善於內，故雖凶猶能省之以聖人積善去惡之道。陽健陰順乃自然之道，而坤道即如卦辭之說，「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又即如《彖辭傳》所云「順承天」、「柔順利貞」、厚德載物者。則陰順之道，為合陽健之至道，劉定之並強調爻性中正之處位，乃至聖人君子之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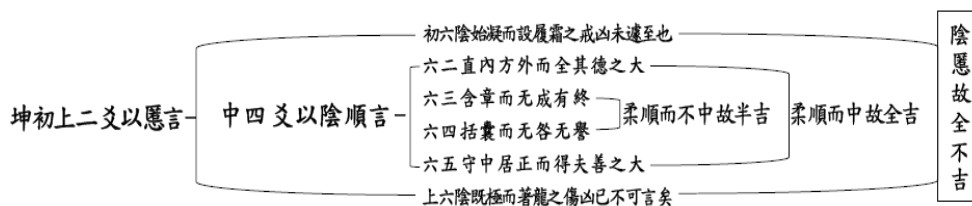


圖 20 坤卦卦爻述義圖

又舉釋說師䷆卦為例，圖釋師卦六爻之義，見圖 21 所示。其釋云：

師者，聖人之所不得已而用之也，故興師必以其道。……師之爭以兵勝，而獲賞者亦未免有小人雜乎其間，此孔子所謂兵可去，而孟子所謂善戰者服上刑之意。聖賢終不喜談而樂道之也。……六爻之中，無一勝捷克殄之辭，蓋不欲言之也。聖人之情，見乎辭矣。而中四爻以材言，二為師之主也。¹³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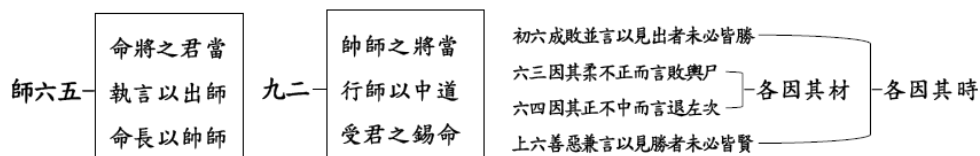


圖 21 師卦卦爻述義圖

¹³⁷ [宋]程頤：《伊川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冊，卷1，頁166-167。

¹³⁸ 圖式與引文，見[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1，頁635。

兵者無不起傷財殺人之實，則孔、孟之賢，莫不以慎戰避戰為戒，是以聖人戢兵興師，為不得已而用之，王天下之正道而為，故劉氏認為師卦六爻「無一勝捷克殄之辭」，此蓋聖人之情，顯乎辭中，不欲言勝之意，在去師止戈之可貴。劉氏詮義若爻辭之略，言簡意賅。六五與九二，立圖式之首，五君二臣，五為命將之師，行其執言出師與命長帥師之慎，知人行令，求勝戰之功；二為帥師之將，受君之賜命，求行師之中道。初六為師之始，兼論成敗，以明出師並無必然之勝。上六為師之終，兼論善惡，以明戰勝者未必皆為賢者，固有君子與小人之得勝者。六三與六四，言師眾之狀，三柔不正，未得剛中專一之才，則有輿尸敗兵之凶；六四居陰雖正，卻不得其中，故言左次之退。此外，圖釋中亦強調因材因時之重要，六三與六四，即因其材之柔不正或正不中者；初六與上六，即因其時處師之始與師之終，關注成敗與善惡之辨。此卦爻之義，劉氏尤重於中位，明人事之道，並重視小人擇處遠避、聖賢之義之思想。內容之陳述，精簡有深義。

再舉噬嗑䷔卦之釋說為例，圖釋六爻之義，見圖 22 所示。其釋云：

噬嗑，頤中有物，噬而嗑之，以剛克制之象，故卦辭云「利用獄」，而諸爻皆以「獄」取義。初上二爻无位，為受刑之人。中四爻有位，為用刑之人。初，卦之始，罪薄過小，故屢校滅趾，其刑輕。上卦之終，罪大惡極，故何校滅耳，其刑重。此受刑之有等也。有德者治人易，无德者治人難，故二五之中，若噬膚肉。三四之不中正，若噬腊肉。位高者治人有得，位卑者治人有害，故二三滅鼻、遇毒。四五得金矢、得黃金，究而言之，三德位皆不足，四德不如位，二位不如德，五德位兼至，故六爻之中，其詞皆危，猶訟之爻詞焉。然訟者獄之已成，故但言慎獄之道。¹³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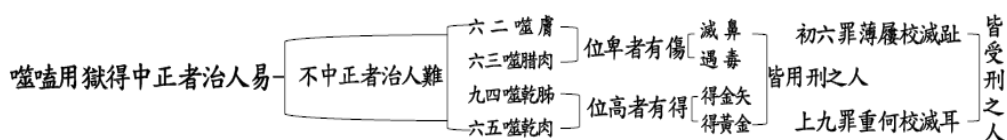


圖 22 噬嗑卦卦爻述義圖

¹³⁹ 同前註，頁 641。

圖釋之說，強調幾個重點：其一，中正之重要，用獄以中正或不中正，決定治人之難易。其二，取卦辭與爻辭之呼應，各爻皆以「獄」取其義。其三，以無位與有位，確立受刑之人與用刑之人的不同身份；初六無位，為受刑者，二至五爻有位，為用刑者。其四，初與上爻，其始與終之別，則有輕刑與重刑之分。其五，有德與無德確立用刑治人之難易，二五為有德，三四為無德，則難易可明。其六，位高者，治人有得，可得金矢、黃金；位卑者，治人有害，使滅鼻、遇毒。其七，慎明德與位，六二位不如德，六三德位皆不足，九四德不如位，六五德位兼至。其八，德以「中」而言，即上下之中的二、五之位為德；「位」則特關注爻位之尊卑，爻位是否得正，則未來為「位」之重要考量。圖釋與解說，簡明不雜贅語，尤能細見其要義。

此圖釋卦爻述義之要，正為劉氏《易》說之特色，並展現其研《易》精審之有得，有得於程、朱而發為挾要立簡，不窮於枝葉，不泥於瑣屑，針對六十四卦卦之義的核心內容，採取大綱式的簡要構布，確立主要之重點所在，並且多數反映在政治教化的範疇，可以快速而明確掌握其要點，具易通易懂之功。

六、卦爻釋義與程朱相契之重要思想

劉定之認同自伏羲而文王、周公、孔子一脈相承的《易》學系統，也認同《易傳》的重要地位，經義欲了然於心，必透悟《易傳》之義。後儒祖述傳統《易》道者，邵雍的祕傳先後天之說，以及程、朱之論，即本於天人之實，合於聖人之說。推衍先後天，藉《易傳》確立文獻的依據，反映《易傳》的重要性。卦爻釋義之有關思想，可以看出與程、朱多有相契之處。圖釋詮義，宗主於程、朱，亦心契於其自身忠義憂國之質，如其於景泰元年（1450）上皇帝之〈建言疏〉，指出晉之懷、愍，宋之徽、欽諸帝，為國勢「遭禍亂，棄故土，偏安一隅」，以致社稷飄盪，民難保身。但思君臣合志，舉「自強之術」，「備正介之選」的「力行之臣」。並念茲在茲於「人主當總攬威權，親決機務政事」；「人主之德，欲其明如日月，以察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以收威柄」。留心鑒察「禹、湯、文、武之所以興」，「桀、紂、幽、厲之所以替」。期待時君能夠「本聖學以見之政」，防杜「冥行顛仆」，使期「國勢可強，讎恥可雪，兄弟之

恩可全，祖宗之制可復」的壯盛之世。¹⁴⁰因此，劉氏所慕儒學聖道，因世道之志，推明政治教化之功，則《易》學詮釋，聖王之道、君臣之義、君子與小人諸義，便自然成為其關注與理解之內容，而程、朱之義，又粲然可及。

（一）明於聖王之道

《周易》作為周朝政治運作的占筮系統之一，經文彖辭中每有政治之重要蘊意，至孔子《易傳》尤明於政治教化之道，並嚮往聖王之明，程氏《伊川易傳》並循以傳解經之法，紹彰儒理，則聖王之意，多見於訓義之中。朱熹承程子而約其義、衍其論而有之。劉定之主於撮意程說，並兼宗朱義，特衷聖王之論。

舉大有䷍卦圖釋為例，見圖 2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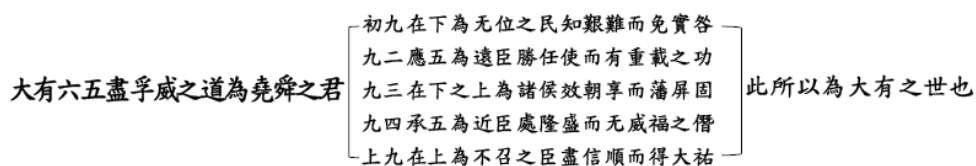


圖 23 大有卦卦爻述義圖

圖釋明示大有卦六五爻為居堯舜之君位，「盡孚威之道，以撫世御物」，得其聖王之功，而為世傳道統典範。劉氏並言，「堯舜之所以為堯舜」，因其德，得其位，確立「堯舜」為聖王之專名，為無疑之識；聖王不虛其名，所以為「堯舜」，「不過孚誠威敬而已」，故六五在盡孚誠威敬之道，知「孚者誠之存乎中，威者敬之著乎外。孚以感發天下之善心，威以懲創天下之逸志」，孚誠於中，威敬於外，善存天下，威懲明志，故可以盡處於大有之世。誠敬為聖王之道，所當有之工夫與德性，亦劉氏所強調的「聖學之要」。¹⁴¹程子雖未取堯舜立說，但強調六五「居君位，虛中為孚信之象」，若人君之執柔守中，能夠「以孚信接於下」，

¹⁴⁰ 劉定之〈建言疏〉一文，收於〔清〕乾隆敕編：《御選明臣奏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4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2，頁43-45。

¹⁴¹ 圖式與引文，見〔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1，頁638。

上下孚信相交，而君王尤當藉威嚴「使之有畏」，則能善處大有之世。此為君王的大中之道，即聖王之德，能夠「順天命而安羣生」。¹⁴²同樣的，朱熹強調「居尊以柔，處大以中，无私於物，上下應之」之義，以及明於誠信之教的重要性。¹⁴³劉氏取義相近，專明聖王之道，孚威並張，其意尤為特顯。

聖王之道，同時凸顯以史證《易》之傾向，程子雖未必可以如李光（1078-1159）、楊萬里（1127-1206）一般，¹⁴⁴視為史證詮《易》之代表，然其特別以聖王為主的豐富史例，確可為史證之說的重要濫觴，多有可觀者。劉氏本程、朱之義，又特法程說，其聖王之道，普遍見存於圖釋六十四卦之中。例如乾卦之圖釋，以乾卦六爻專明舜帝處時之道，應時變通，進退得當，處當應時之聖王。舜之處時，合六爻並有側微、佃漁、升聞、歷試、在位、知退諸時。同時認為「聖人所處時位，有先晦顯之序」，¹⁴⁵明其時，知其序，應時而變，隨時善治，合其所當之位。

劉氏釋義之中，以桀紂、湯武進行對比，申明得道者昌，失道國亡之義，如屯卦九五人君失柄，膏澤不下，待湯武之聖德求治。又如釋說明夷卦，強調本天地之常綱，「正名定分」，文王之盛德所以善於顯微之治。¹⁴⁶法古聖王之治以鑒今，聖王之道，即《易》道、自然大道之顯，人道治世，理範聖王，《易》道必以聖王之道而明。

（二）君臣之道

君臣之道，為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關懷，並為歷代《易》學詮釋普遍陳說之內容，尤其關注以傳解經之法，以儒理詮義者，特能顯見，其中如程頤《伊川易傳》、林栗（1120-1190）《周易經傳集解》，可以視為典型之代表。劉定之承於程、朱之說，本程子君臣之道的認識傾向，排比詮說，又似有過之者，幾乎可以從大多數圖釋卦爻義中，立君臣的卦位，說明六十四卦作為不同時態下的君臣之

¹⁴²〔宋〕程頤：《伊川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冊，卷1，頁209-211。

¹⁴³〔宋〕朱熹：《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卷1，頁642。

¹⁴⁴《四庫》館臣立兩派六宗之說，其中史事宗者，即以李光、楊萬里為重要之代表。〔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冊，卷1，頁54。

¹⁴⁵〔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1，頁633。有關乾卦六爻圖釋之說，後文並有詳述。

¹⁴⁶同前註，卷1，頁634；卷2，頁647。

道。劉氏六十四卦的立圖，每多以標明五之君位對應其他諸爻之臣位，特標立五位者，包括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同人、大有、隨、觀、大畜、坎、遯、晉、家人、蹇、解、夬、姤、萃、升、困、井、革、艮、歸妹、巽、渙、節等卦，凸顯五位之君，對應於諸爻之臣位，君位主導其中的重要性，為政治教化思想的核心，為所以致吉凶的關鍵。

以爻位論君臣之身份，程、朱大抵本王弼的初上無位之說，淡化初上的爵等之位；對於六爻的君臣之位，程子普遍以五位為君位，二、三、四位為臣位，以君臣之處位，說明君臣的相應之道。劉氏亦主於程子之說，認同五為君，二、三、四為臣，而初爻則言「其位既卑」，¹⁴⁷每有以臣民稱之。同時，又有以陰陽之象，區分為君臣之別，如取小畜䷈卦的圖釋言之，見圖 2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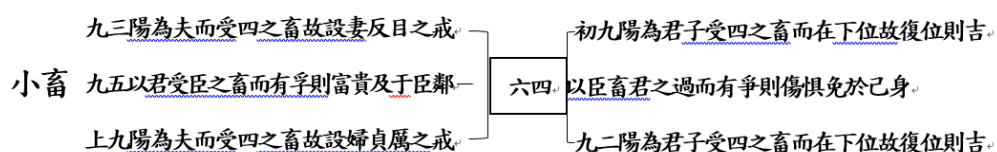


圖 24 小畜卦卦爻述義圖

劉氏指出，「以位言之，陽為君而陰為臣」，「以德言之，陽為君子，陰為小人」。¹⁴⁸也就是說，當就陰陽之性論之，就有可能打破六爻爻位的君臣之別，然而實際的論釋上，則仍特別關注爻位上的君臣之位。就如小畜卦言陽君陰臣的概念，但六爻的君臣之說，仍取下卦三陽為君子，而六四陰爻為小人，至於君臣之位的申說，則視九五為「陽剛中正之君」，六四則為「柔巽得正之臣」，君臣之相畜，主於臣畜君，即九五之君為六四之臣所畜。因此，劉氏有關君臣之道，既重視君臣之位的基本身份，並聯繫陰陽之性，確立重要的君臣關係。對於君臣之道，劉氏並特別強調誠信的重要性，尤其如小畜卦九五受六四之臣之畜，「誠信交相固結，則崇高富貴可以長守，而福及其臣鄰」，故縱使以臣畜於君，仍因誠信之

¹⁴⁷ 同前註，卷 1，頁 639。

¹⁴⁸ 同前註，頁 636。

交，可以得其「善道」。¹⁴⁹

以觀䷓卦圖釋為例，見圖 2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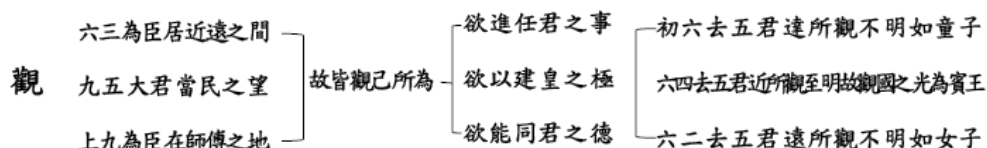


圖 25 觀卦卦爻述義圖

以九五之位為大君，餘五位為臣。其中六三、九五與上九為觀省於己者，大君所觀之己，在於能夠儀表天下，為民所望；六三之臣，處遠近之間，觀己之所為，「欲進任君之事」；上九之臣，處師傅之地，觀己之所為，「欲能同君之德」。初、二之臣，去君遠而所觀不明，惟六四爻距九五大君之位近，觀省至明，故為「觀國之光，為賓王」。¹⁵⁰該卦純就九五爻為君，對應諸爻為臣以取義。

又舉圖釋屯䷂卦為例，強調九五君位為人君，「屯膏失柄」，「膏澤不下於民」，至若初九，如桀紂失道於下，而「湯武之盛德」，尚未成君之前，「得眾人心而立有邦之業」，即卦辭所言「建侯」之所指。為君之道，必察於「事勢之強弱，人心之向背」，以德治道，方可久安，以德和民，利建侯國。君必以道，以盛德得民，治勢恆久可固，則無懼於萌起之興師。¹⁵¹

又，人莫不進德修業，以「學」成其德業；君臣並同，受教求知，慎君臣之性，否則恐自棄其身而不能得教。劉氏圖釋蒙䷃卦認為，「聖人以聖學之重，不以君之貴而可廢。師道之尊，不以臣之卑而可屈」。教學之道，即為神聖之業，學以明覺聖道，必以學聖道而有成，「以斯道覺斯民」，故當「先汲汲於成湯之學」，務於聖學。師生之學，必司其職，守其教學之分，以「善教而處陽剛之臣，而以善學處柔順之君」，故蒙卦六五為善學之君，九二為善教之臣。¹⁵²蒙卦從較

¹⁴⁹ 圖式與括弧引文及說明，同前註，頁 638。

¹⁵⁰ 圖式與有關說明，同前註，頁 640。

¹⁵¹ 同前註，頁 634。

¹⁵² 同前註。

為純粹的師生之蒙稚，劉氏擴大從君臣之學論之，雖有君臣之際，卻又必守師生之道，此時蒙師之臣，具有超越的臣職。

又如劉氏圖釋渙卦䷺卦，見圖 26 所示。渙卦強調君臣同心同德之重要性，無良臣之濟君，則處渙之時，必非君王一人可以率眾涉險、動群慰民，唯有相比相親之六四的股肱之臣，與方正剛中之臣濟渙其世，如此面對其世，誠敬之德可率眾志，渙濟輔臣可涉險難，號令施可合眾，廣施惠可集民心。渙散分擾之世，「有待濟渙之君臣，以歸之矣」，六四良臣輔其君，九五之君並以誠敬，眾志成城，乃能「君臣同心以濟天下之渙」，¹⁵³此如周文王羑里歸返以待伐商紂，而武王繼以觀兵於孟津，以待濟渙之勢，周公吐哺，則天下歸心，則周公若六四輔國之良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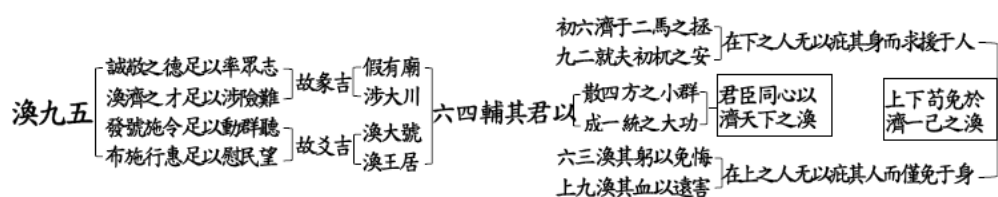


圖 26 渙卦卦爻述義圖

君臣的關係中，劉氏特別強調「誠」的重要性，前引諸卦例，小畜卦、渙卦皆如是，不論君王或臣子皆當以誠為本，惟誠可以正君臣之義。又如兌卦䷹卦之圖釋，劉氏強調九二「中寔」，所以具「孚信」之質，雖處於下位者，但能夠「樂道而不怨天尤人，存誠而自心廣體胖」；自處臣位，以誠正身，盡臣之職。至於九五之君，亦必以誠正己，「不以三風十愆之欲」，失其份而喪其國；同樣的，輔國之臣，亦「不以三風十愆之欲亡其家」。誠以正身，明其道，正己之所行，正自身之分際，以誠待己，以誠待物。誠之所以明所以正，必先在去欲，去巫風、淫風、亂風的臣僚污濁之風氣，去歌、舞不以時等十種欲過。惟絕去私欲，方可阻斷人臣人君的「誘惑之說」，¹⁵⁴戒慎正己，誠道可明，說樂合當。

¹⁵³ 圖式與有關說明，同前註，卷 2，頁 656。

¹⁵⁴ 同前註。

又如革䷰卦之圖釋，認為「變革之道，聖人之所慎重而不改忽者」。變革繫諸存亡，影響之遽，不可不慎。湯武革命，盤庚遷都，董氏獨尊儒術，皆慎其宜，本於誠信，而能「惻怛篤寔，利于己，亦利于人，是之謂有孚」；誠信必在君臣共是，以惕懼謹嚴之態度而為之，審度有節，利人利己，又能善始善終，如此革道方能有成。六爻之中，強調九五之君與二、三、四爻之臣，皆能處陽剛中正之位，立誠孚之性，以盡變革之道。¹⁵⁵

又如无妄䷘卦，特就六爻之分立，標明「思誠」、「至誠」與「不誠」者，以依天道而動者，則得其無妄。認為「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¹⁵⁶中正合道，便是至誠，動之有常，動之有道，即是無妄。以誠論義，強調中正而至誠者，自儒家《大學》、《中庸》以來，為一貫的思想，並為《易》道所發揮的重要主張，如周敦頤《太極圖說》強調三極之道的人極之終極關懷，本一陰一陽之道，動靜有常，「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合「中正仁義」之質，君子亦法此以「戒慎恐懼」。動靜之所然所宜者，即為「誠」，所以朱熹強調「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陰陽之動，即「誠之通」，陰陽之靜，即「誠之復」。¹⁵⁷太極與陰陽，同誠道相契，並為宋代以降《易》學家所論者。朱熹繼程頤之說，而程頤將「誠」廣泛具體運用於君臣之道中，如泰䷊卦釋義特別論及「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¹⁵⁸又如萃䷬卦之釋義，以孚信為萃聚之本，而「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則「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¹⁵⁹誠作為君臣之道的重要準則與價值，也是治道的主要法門。劉氏撮義於程、朱之說，圖釋詮義，每取「誠」之說，作為君臣共治、君臣關係的重要主張，也為其思想的重要特色。

（三）君子與小人

君子與小人之辨，為儒家思想所一直關注的課題，從個體生命價值的創造上，

¹⁵⁵ 同前註，頁 652。

¹⁵⁶ 同前註，卷 1，頁 642。

¹⁵⁷ 周敦頤《太極圖說》暨朱熹之解，見〔宋〕周敦頤：《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1 版北京 4 刷），頁 3-4。

¹⁵⁸ 〔宋〕程頤：《伊川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 冊，卷 1，頁 198。

¹⁵⁹ 同前註，卷 3，頁 331。

努力追求成聖成君子之道的可能與期待，並確立成就的修養功夫與實踐歷程，同時期待政治、社會走向「內君子而外小人」的理想。《周易》經傳明確指明「君子」、「小人」對應而明於人事之實，傳統的儒學釋《易》者，對有關君子與小人之道，特加的著墨，從卦爻陰陽之道、陰陽之位，聯繫君子與小人之辨，程、朱《易》說，著力尤深，如就程子言，《伊川易傳》出現「君子」一詞四百多處，「小人」亦近兩百處；朱子《周易本義》則相對較少，前者約百餘處，後者不到百處。劉定之在圖釋的精要詮義中，更凸顯君子與小人方面的闡述，從陰陽的對立性與調合中，對比出善與惡、好與壞的二元存在的必然性，正視君子與小人的共生現實，特別重視兩者的利害關係與可能的調和、安頓之宜。

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藉爻性為二者最簡易的爻象區分，程子《易》說數次見述，¹⁶⁰劉氏擴大有關陰陽爻象的運用，用爻性的差異，顯示二者之別。剝䷖卦卦爻圖釋為例，見圖 2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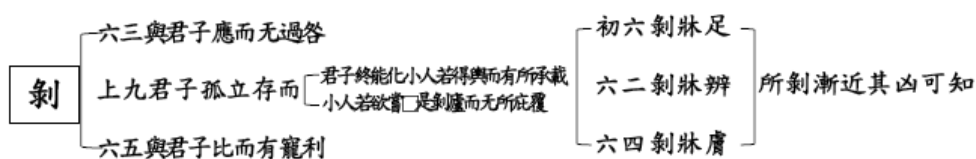


圖 27 剝卦卦爻述義圖

以陽爻為君子，陰爻為小人，上九一陽之君子，對應於五陰爻之小人，從君子與小人之對應中，明吉凶之狀。六三、六五、上九從君子之方論之，上九為陽剛君子，「孤立獨存」，並與眾陰相接，能夠化小人之惡，「得輿而有所承載」，然小人若強為之惡，則「剝廬而无所庇覆」。另，六三與六五陰爻雖為小人之性，但六三能夠與君子相應而無過咎，六五則能與君子相比而有寵利；雖處剝世，君子仍有感化與改變或抑制小人的可能。至於初六、六二、六四，為小人之實，不能與君子相及，故初六「剝牀足」，六二「剝牀辨」，六四「剝牀膚」，所剝漸遽，其凶必臻。小人固所難免，而小人多見，君子獨寡，剝勢既成。劉氏關注君

¹⁶⁰ 見程子釋說泰卦卦辭、臨卦《彖傳》時，指出「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宋〕程頤：《伊川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冊，卷1，頁198；卷2，頁229。

子與小人消長之現實，尤其面對剝世，仍必「仰戴君子而後定」，故「天下之不可無君子有如是矣」。¹⁶¹

又以夬䷪卦卦爻圖釋為例，見圖 2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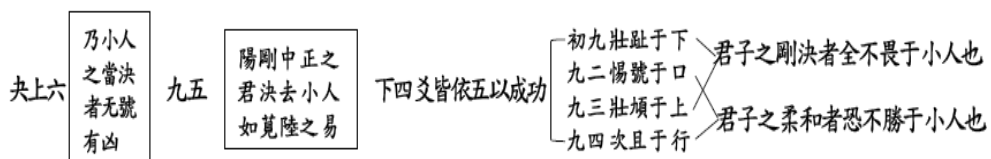


圖 28 夬卦卦爻述義圖

劉定之認為此「以五陽決一陰」的春夏生長交遇之時，「以眾君子決一小人」，以陽為君子而陰為小人之勢，小人在上六之位，「於世道為不仁」。眾君子之中，僅九五「位高德重，陽剛中正」，得以逼迫小人。餘四爻之君子，初九與九三，本剛決而不畏於小人，九二與九四，以柔和之性，恐不勝於小人而有憂止。此卦劉氏特別強調「聖人斟酌其德位，以為治小人之本」；¹⁶²審待小人，明於小人之實，使君子之道得行，而小人無以行惡。察於人之實，為治道之本。此處特言「德位」，即以「德」言之，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這是劉氏一貫的主張。又，以「位」言之，初、三、五位為陽位為剛，二、四、上為陰位為柔，剛柔處位之的不同，仍會影響以「德」而別的君子與小人，也就是說，處於剛位的君子，能夠決於小人之惡，九五之陽剛中正即是如此，初九與九三之君子之剛，同樣不畏於小人，但是九二與九四的君子，處於柔位，以柔對應於小人，恐難以勝小人，難以決小人之惡，小人有稱意於惡者，故此又待九五之決。

陽為君子，陰為小人的基本認識，作為陰陽爻性的重要擬象，並考慮陰陽爻位背後的剛柔之性，作為對治小人的效能。此一觀念，大量運用於圖釋卦爻義之中，又如兌䷹卦，以初、二、四、五陽爻為君子，三、上陰爻為小人。六三小人來就初、二之君子，以六三小人的「邪媚之情狀」，使初、二能「說於內」；初、

¹⁶¹ 圖式與引文，見〔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1，頁641。

¹⁶² 圖式與引文，同前註，卷2，頁649。

二君子處位在下，能展現君子之性，「樂道而不怨天尤人，存誠而自心廣體胖」。同樣的，四、五君子在上位，仍能本於處說之道，「貴于剛而戒夫柔」，則剛正的君子之風，免於凶厲。¹⁶³此處九二之位，以君子居二柔之位，不為小人所制，而能樂道心寬，主要之原因，在於九二處居中之位，雖居柔中，但以中得存誠之性，不為小人所影響。至四、五兩陽的君子，九四之陽處柔位，故劉氏特別強調貴剛戒柔，方能有效制約小人之惡。

面對君子與小人之道，劉氏有意建立陰陽爻德對應的君子與小人，以及就爻位的實然剛柔之質，確立君子與小人的具體關係，也就是從「德位」的關係規則，理解君子與小人對制的利害結果。

此外，從君子與小人的爻德，與陰陽剛柔的爻位優劣吉凶之比較，「德」與「位」非必然一定何者為優，互有優劣，互有消長。如噬嗑卦指其六二「位不如德」，雖柔位為正位，但其德為小人，位不如德，故噬膚；六三「德位皆不足」，既德屬小人，陰爻雖處陽剛之位，此德位不足，故噬腊肉；六四陰爻為小人，雖為柔正之位，但實則「德不如位」；惟劉氏認為六五「德位兼至」，¹⁶⁴實則陰爻本當屬小人者，又處於柔位，德位本當皆不足，只因處五君高位，故視之為「中正」，而有德位兼至者。因此，居中之位，尤其是上卦居中的君王五位，似乎其優越性每每高於其他，高居中正之貴。

（四）因時之道

《易》道陰陽以變，應變求時之通，至《易傳》則已廣泛倡論，如乾卦之《文言傳》言君子之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又如《繫辭傳》云「變通者，趣時者也」；又云君子「待時而動」等。¹⁶⁵至程、朱之《易》學詮義，重視時位之觀念，尤其程頤並以時論特顯，《伊川易傳》之序文，開宗明義即言「《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¹⁶⁶因時而變為其《易》學的重要思想，包括隨時、時中、時位等諸多豐富之內容，並有源於王弼之說者，成為其思想之特色。

¹⁶³ 同前註，頁 656。

¹⁶⁴ 同前註，卷 1，頁 641。

¹⁶⁵ 《文言傳》、《繫辭下傳》諸文，轉引自〔宋〕朱熹：《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 冊，卷 9，頁 692；卷 8，頁 687、688-689。

¹⁶⁶ 〔宋〕程頤：《伊川易傳·伊川易傳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 冊，頁 157。

劉定之圖釋之說，羽翼程、朱而發，於時論方面，尤為顯著。已如前述之爻位義法，劉氏藉初上有始與終之時義，作為凸顯初上無位背後更重要的意義。如蒙䷃卦圖釋，取初上二爻以時言之，認為「仞蒙之始，發之也易，而如刑人之用法稍寬」。至於上九，處其蒙時，為蒙之終，「繫之也難，而如禦寇之用力愈嚴」。故蒙時之用，各異其質，同刑罰之施，必因時以求其效，用時當慎之。¹⁶⁷有關的始與終之時位，說明事物的發展，尤當掌握始與終的變化與影響，始萌推衍後發，終極又啟變化之始。六十四卦作為六十四種變化的時態，因應其始與終之時變，為因時變通的關鍵者。此一方面的因時之道，順時而處，以合宜之時用，濟之時需。

一卦六爻，作為陰陽變化的組合，成為變化之時態，六爻之變，由初而至上，所處之時，劉氏認為初郊、二遠、三賤、四近、五貴、上終，¹⁶⁸既為爻位之質，並為時變之實狀，知時之實然，察時之微，隨時應變，安時處順。

取乾卦卦爻圖釋為例，見圖 29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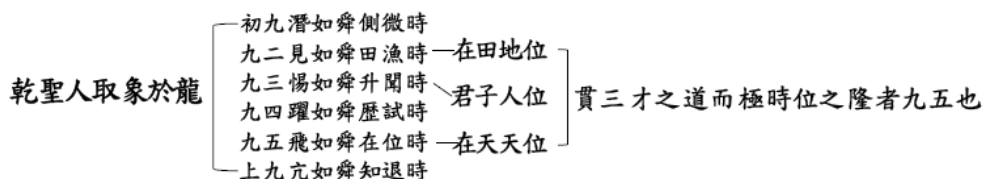


圖 29 乾卦卦爻述義圖

此一圖說，除了關注天、地、人三才之位的處位之道，更將乾卦取龍象，合聖王舜帝的時變之用，認為初九象龍潛，即陽氣初生，物萌之始，如舜處側微之時，當潛隱不用，養晦待時。九二象龍現，即陽氣漸升，剛實漸盛，力實可顯，如舜處田漁之時，龍德已著，可以為世所用。九三象龍惕，即陽氣再升，德業可著，惟處位尤有移變者，如舜處升聞之時，大德升聞，日夕惕勵不懈，務進化厲。九四象龍躍，即陽氣再升，才位淵定，合時而通，如舜處歷試之時，躍之動之，及

¹⁶⁷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冊，卷1，頁636。

¹⁶⁸ 同前註，卷9，頁702。

時就位安處。九五象龍飛，即氣健日中，德位相配，如舜在位之時，因大德聖君之位，以時成就大業。上九象龍亢，氣剛過盛，極亢易燥，行止求明，當避蹈越之凶，如舜之進退知時，以避凶悔。此六爻時位，劉氏特別強調九五之位，為「貫三才之道而極時位之隆者」。¹⁶⁹劉氏以六爻取舜歷世之時位而言，實多出於程子之說，程子釋說乾卦六爻之義，明確指稱初九至九四等四爻，同劉氏所指之時位者，即據程子而述，多同於程子之時觀。¹⁷⁰

朱子曾就程子之說提出評論，認為程子以乾卦之初九至九四等四爻，取舜世之時為言，包括舜之側微時、佃漁時、升聞時與歷試時，此「程子所以推說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¹⁷¹即道理可以推衍宏富，卻不能以此作為原來之《易》占本義。朱子似乎不認同程子此說，其乾卦釋義，不採時義而論。於此，劉氏時位之說，尤衷於程子。

七、結論

（一）劉定之《易》學之整體內容特色：

其一，圖釋經傳，推衍大義，提綱挈領，明確精要。

其二，踵繼程、朱義理之要，以義理詮說為本，合《易》通天道明人事的政治教化之道。

其三，確立《周易》經傳概括而精要的理解方法，展示出儒理釋《易》之主要內涵。

其四，詮解之義法，考定《彖傳》採卦德、卦象、卦體、卦變之用，並作為卦爻釋義之依準。

其五，德、象、體、變四法，綜覈程、朱之實，前三者程、朱並同，並取朱子之周全為本，卦變則以朱子有疵未醇，捨朱用程。

其六，卦德、卦象運用平實，特關注於陰陽剛柔的卦位關係與時義觀點。

¹⁶⁹ 圖式與引文，同前註，卷 1，頁 633。

¹⁷⁰ 劉定之六爻所寓舜處之時位，大抵本於程頤之說。圖文中之初九「側微」之時，以及上九「知退」之時，原文圖式字跡模糊不明，參見程頤《伊川易傳》而補訂。見〔宋〕程頤：《伊川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 冊，卷 1，頁 158。

¹⁷¹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68，頁 1695。並見〔宋〕朱鑑：《文公易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3，頁 463。

其七，關注經傳形式之相分與排比，本先有圖而後有彖辭之主張，書前制圖釋說，經傳闡義，藉圖明義。

其八，取捨朱子圖說之用，僅取先後天圖說，並以《易傳》所述證成實義；藉有關圖式，聯繫伏羲、文王、周公至孔子的《易》道之合會。

其九，《象辭傳》殊分〈大象〉與〈小象〉，前者圖釋附會《大學》之義，後者離析用韻之法。

其十，期濟濟之聖王，冀芘芘之良臣，臧君子之功誼，否小人之往處，作為詮釋天道與人事之主體，同時為時政之宏通的企求。

（二）《易》學的時代意義，程、朱《易》學為明代《易》學發展的重要範疇取向，反映程、朱之說的實質影響。明代立朝以降，尤至成祖時期，「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視之為「全體大用之學」，益張而擴之，「大全」、「性理」之籍行於天下，¹⁷²程、朱之學蔚為時風。劉氏《易》說，雖取圖釋方式呈現，然不論內容或撰書形式，大抵謹守程、朱之風，處處可顯二儒大義之法，羽翼其論，並多有擇要與創制者。其《易》說可以視為撮二家之要，為二家之學的延續。

（三）劉定之採取圖釋理解《周易》六十四卦卦爻義，以政治教化的義理詮釋內容為主要之取向；理解有關義理思想，採用之義法，主要延續《易傳》敘說之重要概念，以及歸本於程、朱一系，尤取宗法程子者，其基本精神，仍可視為以傳解經之方法，相關之義法，大多數從《易傳》所衍生者。尤其卦爻辭的認識與詮解，不外乎取卦德、卦象、卦體與卦變的方法，亦即其所主張的《彖傳》論釋卦名、辭義之法。因此，推而言之，即間接採取以傳解經之理解進路。至於漢儒致力於象數之法的附會繁衍，則不為劉氏所泥用。

（四）圖釋六十四卦，以架構的圖式，結合精要的文字敘述，寄托六爻之間陰陽剛柔的變化關係，透過六爻的爻位關係進行展示，究竟政治教化之道。涉及爻位的乘、承、比、應，以及當、中等基本的處位問題，乃至六爻所處的三才之位、貴賤之位、初上始終之位，甚至一卦之主爻的卦主之說，處處帶有程、朱之

¹⁷² 見丘濬：〈設學校以立教〉，收於〔明〕黃訓編：《名臣經濟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4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26，頁519-520；又見〔明〕華允誠：〈高攀龍傳〉，收於〔清〕陳鼎：《東林列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2，頁199。

氛圍，而又能自為創發者。運用六爻關係外，並於象義聯繫上，採取基本的八卦卦象與卦德，呈現出一致規則的詮釋模式與內容。

（五）有關伏羲先天之學與文王後天之學的制圖構說方面，劉定之輯制詮義，既有繼承前人的歷時性眼光，又有源察與補前人之不足，申明先後天之大義，藉圖式之用，尤能彰明邵雍思想主張，溯本《易傳》以為論義之依據，作思想理論上之具體契應，並擴大彌補朱熹《本義》所未詮說者，於後人理解邵雍先後天之學與朱熹一系之說，多有參比之價值。

（六）《宋論》作為劉氏史學學術上的重要成就代表，探尋考鑒宋代治亂興亡之實，誠如李子雄的研究總結，認為劉氏將程、朱理學觀融入史學之中，尤將道德觀念納入史學的正統觀，史觀帶有強烈的「以程朱理學為思想內核，講求史學著作的教化，奉行理學懲惡揚善的價值標準」。¹⁷³史學史觀既是如此，則治《易》之道，更合理的以程、朱之說為圭臬，政治教化的實踐觀，結合其任官的憂國求治之心，圖釋《周易》的義理導向，陳聖王之明，君臣之義，乃至儒家所重視的君子與小人之別，也就成為其闡發之核心內容。

（七）《周易圖釋》的圖釋論述，採取圖釋與簡要說明之方式，恐因形式結構與綱要式之展現，造成內容迂要與如煙波潏洄之不明，或有支離與陳說未備之侷限。然而，其實質的價值似又被低估，不為《四庫》館臣所青睞，亦少為人所道說；或許主要因其圖式詮釋的展示方式，並非學者普遍之傳統理解形式，同時，由於圖式建構之文字排列密集，復以刻印難度較高，複印恐多有字跡模糊者，閱讀者自興支絀排拒之感，尤其今傳之版本，每顯閱讀不易之窘境，諸多文字內容，必須細檢詳考，費時甚劇，窮累心力，有天人交戰之嘆。

¹⁷³ 李子雄：《劉定之〈宋論〉研究》，頁 50-54。

徵引書目

〔傳統文獻〕

-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盧光明等整理：《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_____著，〔唐〕邢璣注，〔唐〕陸德明音義：《周易略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王湜：《易原》，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朱震：《漢上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朱熹：《原本周易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朱鑑：《文公易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邵雍：《皇極經世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周敦頤：《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宋〕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張行成：《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_____：《易通變》，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程頤：《伊川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稅與權：《易學啟蒙小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楊甲：《六經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3冊，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6 年。

〔宋〕董楷：《周易傳義附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6 月 1 版北京 4 刷。

〔宋〕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_____：《周易圖》，收入《正統道藏》第 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

〔元〕王申子：《大易緝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元〕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_____：《易附錄纂註》，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元〕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元〕熊良輔：《周易本義集成》，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明〕李賢等撰：《明一統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7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明〕來知德撰，王豐先點校：《周易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21 年。

〔明〕凌迪知：《萬姓統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5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明〕章潢：《圖書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明〕黃訓編：《名臣經濟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4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明〕劉定之：《周易圖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八年重鐫劉氏刻本。

〔清〕朱彝尊：《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 冊，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清〕乾隆敕編：《御選明臣奏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4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清〕陳鼎：《東林列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5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清〕張玉書、〔清〕王鴻緒、〔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清〕陶成等編纂：《江西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1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清〕程川：《朱子五經語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9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近人論著〕

李子雄：《劉定之《宋論》研究》，石家莊：河北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20 年。

唐紀宇：《程頤《周易程氏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

徐芹庭：《易學源流》，臺北：國立編譯館，1987 年。

——：《易圖源流》，北京：中國書店，2008 年。

眭永頌：〈親見明劉定之遺稿《呆齋翁存稿》〉，《文獻》第 3 期，1991 年 10 月，頁 35。

許秀貞：《明代易學著述考》，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陳京偉：《程伊川易學思想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哲學博士論文，2005 年。

陳睿宏：《宋代圖書易學之重要輯著——《大易象數鉤深圖》與《周易圖》一系圖說析論》，臺北：政大出版社，2016 年。

陸宗潤：〈裝潢聖手劉定——從吳湖帆等合作《劉定之像》談起〉，《中國書畫》第 3 期，2016 年 3 月，頁 122-125。

楊東：〈王弼易與伊川易之比較——關於《周易》的體例與原則〉，《周易研究》2004 年第 5 期，頁 37-44。

韓慧玲：〈劉定之《否泰錄》的史料價值及其局限性〉，《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期，2011 年 9 月，頁 10-13。

附表一 明代《易》學圖說概況統計表

編次	作者	書名	卷數	圖式數量概況
1	朱升(1299-1370)	《周易旁注前圖》	2	約計 30 圖。
2	胡廣(1369-1418)	《周易傳義大全》	24	9 圖，輯自朱熹圖說。
3	趙撝謙 (1351-1385)	《六書本義》	不分卷	2 圖。其另有《易學提綱》，其著存佚未明。
4	汪敬(1392-?)	《易學象數舉隅》	2	15 圖。
5	劉定之 (1409-1469)	《周易圖釋》	12	約近百圖。
6	熊宗立 (1409-1482)	《洪範九疇數解》	9	29 圖，為蔡沈《範》數擬《易》之一系圖說。
7	胡居仁 (1434-1484)	《易象鈔》	18	33 圖，圖式與錢一本《像抄》大致皆同，當《四庫》館臣誤以錢氏之著為胡氏者。
8	蔡清(1453-1508)	《易經蒙引》	12	16 圖。
9	蔡清(1453-1508)	《河洛私見》	1	9 圖。
10	蔡清(1453-1508)	《太極圖說》	1	〈太極圖〉1 圖。
11	黃芹 (1514 年官海陽訓導)	《易圖識漏》	1	26 圖。
12	韓邦奇 (1479-1556)	《啟蒙意見》	4	約 120 圖，以《易學啟蒙》為詮解對象，強於數說。
13	韓邦奇 (1479-1556)	《洪範圖解》	2	蔡沈「範數」圖式多圖，以及非「範數」圖 17 圖。
14	林希元	《易經存疑》	12	3 圖。

	(1481-1565)			
15	梅鷟 (約 1483-1553)	《古易考原》	3	8 圖。
16	舒芬 (1484-1527)	《太極繹義》	2	11 圖。
17	季本 (1485-1563)	《易學四同別錄》	4	38 圖。
18	薛侃 (1486-1546)	《圖書質疑》	1	14 圖。
19	韓萬鍾 (1530 年著書序文)	《新編性理三書圖解》	9	近兩百幅圖式。針對《易學啟蒙》與《洪範皇極內篇》，進行衍制圖說，申明諸義。
20	劉濂 (1521 年進士)	《易象解》	4	2 圖。
21	徐體乾 (1523 年進士)	《周易不我解》	6	13 圖。
22	葉良佩 (1523 年進士)	《周易義叢》	16	13 圖。
23	豐坊 (1492-1563)	《古易世學》	17	3 圖。
24	馬一龍 (1499-1571)	《元圖大衍》	1	3 圖。
25	陳言 (1507-?)	《易疑》	3	9 圖。
26	盧翰 (1534 年舉人)	《易經中說》	44	約 171 幅圖式。以義理之理解為用，具高度的儒理思想。
27	舒弘諤 (?-?)	《周易去疑》	12	17 圖。
28	徐師曾 (1517-1580)	《今文周易演義》	12	11 圖。
29	徐爌 (1553 年進士)	《古太極測》		40 圖。
30	田藝衡 (1524-1591)	《易圖》	1	12 圖。
31	來知德	《周易集註》	18	約 105 圖。除少

	(1526-1604)			數圖式自制外，多數為輯收前人之作。
32	章潢（1527-1608）	《圖書編》	127	約計 206 幅《易》圖，多採前人圖說，並有定見。
33	章潢（1527-1608）	《周易象義》	6	3 圖。
34	楊時喬（1531-1609）	《周易古今文全書》	21	287 圖，以《易學啟蒙》為根柢，制圖申說。
35	張元蒙（書小弓於 1582 年）	《讀易纂》	6	〈太極圖〉1 圖。
36	岳元聲（1557-1628）	《聖學範圍圖說》	1	7 圖，以《易》卦構圖立說。
37	姜震陽（?-?）	《新鐫十名家批評易傳闡庸》	100	〈上下經六十四卦分列圖〉1 圖。
38	傅文兆（?-?）	《義經十一翼》	5	68 圖，主為〈河圖〉、〈洛書〉與占筮用圖。
39	孫從龍（1568 年進士）	《易意參疑》	12	11 圖。
40	徐三重（1577 年進士）	《信古餘論》	8	12 圖，專於理學思想之述義。
41	錢一本（1539-1610）	《像抄》	6	34 圖。
42	錢一本（1539-1610）	《四聖一心錄》	6	〈河圖〉、〈洛書〉，2 圖。
43	陳第（1541-1617）	《伏羲圖贊》	2	14 圖。
44	朱謀埠（1552-1624）	《周易象通》	8	6 圖。
45	利瑪竇（1552-1610）	《乾坤體義》	3	55 圖，大多與科學數理有關，與《易》義

				所涉甚微。
46	郝敬(1558-1639)	《周易正解》	20	6 圖。
47	李本固(1558-?)	《周易古本全書彙編》	17	15 圖。
48	姚文蔚 (1592 年進士)	《周易旁註會通》	14	約計 34 圖，根據朱升《周易旁註前圖》而輯錄。
49	吳繼仕 (1615 年自著敘文)	《七經圖》	7	71 圖，取自《大易象數鉤深圖》，作為代表《周易》之圖式，並有注說。
50	楊體仁 (1604 年進士)	《心易發微》	10	27 圖。
51	章達(?-?)、 盧謙(?-1635)	《五經圖》	6	63 圖，大多僅圖式，無文字之說明。
52	李奇玉 (1573-1644)	《雪園易義》	4	35 圖。
53	劉宗周 (1578-1645)	《周易古文鈔》	4	10 圖。
54	陳仁錫 (1581-1636)	《繫辭十篇書》	10	陳說《易傳》之 4 圖。
55	黃道周 (1585-1646)	《易象正》	16	68 圖。
56	黃道周 (1585-1646)	《三易洞璣》	17	17 圖。
57	黃道周 (1585-1646)	《洪範明義》	4	33 圖，多數為《洪範》會通《易》說者。
58	黃端伯 (1585-1645)	《易疏·圖說》	6	20 圖。
59	張次仲 (1589-1676)	《周易玩辭困學記》	16	〈因重之圖〉1 圖。
60	方孔炤	《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	23	約計 208 圖，多

	(1590-1655)、 方以智 (1611-1671)			數為自制創發者。
61	文安之 (1592-1659)	《易傭》	14	8 圖。
62	倪元璐 (1593-1644)	《兒易外儀》	16	65 圖。
63	胡世安 (1593-1663)	《大易則通》	16	153 圖。
64	賀登選(?-1646)	《易辰》	10	8 圖，以朱熹《本義》圖說為本。
65	何楷(1594-1645)	《古周易訂詁》	17	14 圖。
66	鄭敷教 (1596-1675)	《周易廣義》	5	9 圖，主要取自朱熹之圖說。
67	董守諭 (1596-1665)	《卦變考略》	2	純卦變圖說，進行卦變之具體申論。
68	秦鏞(1597-1661)	《易序圖說》	2	26 圖，主要就六十四卦制圖立說。
69	釋智旭 (1599-1655)	《周易禪解》	10	8 圖。
70	來集之 (1604-1682)	《易圖親見》	1	46 圖，取《序卦》、《雜卦》、「三陳九卦」，合先後天之義之制圖。
71	朱朝瑛 (1605-1670)	《讀易略記》	4	8 圖。
72	汪邦柱 (1619 年進士)、 江柵(?-?)	《周易會通》	12	7 圖。
73	沈泓 (1643 年進士)	《易憲》	5	12 圖，主要取自朱熹之圖說。

74	喬中和 (1628-1644 期間 貢生)	《說易》	12	38 圖。
75	顧懋樊 (1628-1644 期間 貢生)	《桂林點易丹》	18	26 圖，前列 9 圖本於朱熹圖 說。
76	陳蓋謨 (1632 年書前自 敘)	《皇極圖韻》	1	20 圖，主要本 於邵雍《皇極經 世書》聲音倡和 之說而推衍者。
77	董養性 (1616-1672)	《易學啟蒙訂疑》	4	針對《易學啟 蒙》進行申說， 尤其包括推占 卦變等圖說。圖 式標示之侷 限，不列數量。
78	董說 (1620-1682)	《易發》	8	216 圖。
79	方芬 (?-1690)	《周易補義》	5	14 圖，主要本 於朱熹之圖說。

A Study on Liu Dingzhi's scholarship on the use of diagrams in the commentarial tradition of *Change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Chen, Rui- Hong*

[Abstract]

Liu Dingzhi acknowledged that the diagrams of the Changes had been devised before the judgement statements came into being. Following Zhu Xi's format adopted in the Zhouyi Benyi (The Basic Meaning of the Changes of Zhou), Liu placed the xian-hou-tian explanatory diagrams in front of the commentary to the Zhouyi and established the hexagram and line statements together with the explanatory diagrams for the Commentary on the Changes. Liu has been the first scholar on the Changes to interpret the 64 hexagrams with the help of diagrams since Zheng Dongqing constructed thes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ile Zheng emphasized the "xiangshu" (images and numbers) approach, Liu gave a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of the meanings of 6 yao with diagrams and specified the meaning of each hexagram. By understanding the contents of the Tuan zhuan (Judgment Commentary) and by adopting Cheng Yi's and Zhu Xi's approaches, Liu created a new method for interpreting the Zhouyi with gua-de, gua-xiang, gua-ti, and gua-bian. Liu's theory is rich in contents: he starts with following the basic gua-de and gua-xiang of Shuogua, never making any new additions to the images. He then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yin and yang as well as the of the yao-xiang theories, ending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Yili. Focussing on Liu's Zhouyi Tushi,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s Liu's views on the xian-hou-tian explanatory diagrams,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64 Hexagrams with the help of diagrams, the contents of his Tushuo,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cholarship on the Changes in his time.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Keywords: Liu Dingzhi, explanatory diagrams in the *Zhouyi*, Scholarship on the *Changes* in the Ming Dynasty, xian-hou-tian Yi, Cheng-Zhu Yixue